

文學研究會
通俗戲劇叢書第二種

復活的玫瑰

侯曜作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瑰玫的活復

作 曜 侯

書 叢 劇 戲 俗 通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尚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 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為其難因將需要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晉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初版

民國二十一年國難後第一版
 十二月印行

(二一三)

文學研究會叢書
復活的玫瑰

本書誠去舊價四分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侯 曜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序

現在提倡戲劇的人很多，學生的愛美劇團也一天天的發達起來。但劇本的產生，則似乎不能與他們的需要相應。到處都感着劇本饑荒的痛苦。到處都在試編各種劇本。而其結果，則成功者極少。我們雖然曾譯了些蕭伯訥 (B. Shaw) 及柴霍甫 (A. Tchekhov) 諸作家的劇本，而他們在中國舞臺上又有難以表演的痛苦。且即表現出來，聽衆中也至少有一大部分人不能了解。華倫夫人之職業在上海試演的失敗，即可舉爲一例。所以在現在的時候，通俗的比較成功的劇本，實有傳播的必要。我們印行這個通俗戲劇叢書的主要原因，即在於此。

我們現在第一次印行的是熊佛西君的戲劇集，青春的悲哀。此集共包含四個劇本，都是在北京及其他地方表演過而很得成功的。

第二次印行的是侯曜君的戲曲集復活的玫瑰。此集共包含三個劇本，也都是在南京等處表演過，會得到聽衆的讚頌的。

他們在文藝上的價值如何，我們現在且不必在此討論。但他們在舞臺上的感化力，卻實比在書本上大。這是我們在當時舞臺下所確曾感到的。凡曾做過他們的聽衆之一的，想俱會有這個同樣的感覺。

以後如再得到這一類的劇本，我們當繼續的把他們印出，以貢獻於國內的愛美的劇團之前。

鄭振鐸（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序

在朦朧的月色當中，見婆婆的樹影，聽和諧的琴韻，倦眼微錫，不覺叫人要沉沉的睡去。這種景況，是心靈最安適的時候。我以為『純藝術』有這樣的功用。

站在荒涼的地方，看見兇父欺負活潑天真的童子，那時憤怒的情感，拯救童子的心懷和懲戒荒兇的舉動，會自然的表現出來的。我以為『人生藝術』有這樣的價值。

如果人生到無問題的時代，羣衆都有他們的閒暇，那們藉琴韻詩情，求心靈的陶醉，是很好的。但是在擾攘不寧生活緊張的現在！閒暇有幾個人？這幾人當中，能受藝術洗禮的又有幾個？所以在現在而談『純藝術』，除了供那少數有掠奪本領的人淫樂而外；對於大多數的羣衆，有什麼影響呢？我說：求純藝術的普遍化，現在是萬萬辦不到的。要希望『純藝術』的普遍化，不得不求羣衆的暇逸；求羣衆的暇逸，不得不使人生諸問題有他一個相當的解決；求問題的解決，不得不激起羣衆的情感，逼迫他和一切問題奮鬥。那們『人生藝術』於此變成必要工具之一了。

我的朋友侯曜君酷嗜戲劇。他所創作的幾種劇本，都是表現「人生藝術」的。如「可憐閨裏月」
 「戰後」兩劇，是描寫戰爭罪惡的；最近有刀痕一劇，是指示「戀愛」真義的；空谷佳人一劇，是提倡
 女權的……還有其他幾種此地不備述了。他的創作中一種最能使中國不自然的婚姻制度，受
 極銳利的打擊的，是復活的玫瑰一劇。中國的婚制和西洋大不相同，易卜生寫傀儡家庭，和海上
 夫人兩劇。女子和男子尚居於平等地位，不過因某種習慣和勢力的關係，致有一時的蒙蔽。一旦
 翻然覺悟，自可跑向自由之路，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我們再一回顧中國看是麼？什麼景况？婚姻是
 操自父母和其他尊長的；結合的標準是看金錢和門第的；父母的權威，子女有絕對服從之義務
 的。——其他還有補權威不足之吃人的禮教，用做獄牢，用做刑具，所謂子女，不過是一個忠順的
 奴隸；所謂婚姻，不過是商品的買賣！所以此劇裏面的女主人秀雲，因為家道中落，沒有金錢，若愚
 就可以任意退悔。後來因其子癡獸的緣故，仗着金錢任意招之劫之。秀雲要反對這種婚姻，她的
 母親因為羨慕李家多金錢的緣故，拿死要挾她的愛女！一個自由的秀雲，終於因為金錢的勢力，
 不得不含淚忍辱蒙上忠順奴隸的面具，去做那十足的犧牲！我讀到這個地方，我的血沸了！侮辱

「女子」的人格，侮辱「人」的人格，有比這個更甚的嗎……

有朋友告訴我：說當演此劇時，女子中有下淚的，男子中有怒目橫眉的。下淚的是爲婚姻制度之可悲嗎？怒目的是爲婚姻制度的可恨嗎？我猜測的如果是不錯，侯君費去的心血，有了報酬了。但是婚姻制度是一個空洞的形式！在空洞形式背後而造成種種罪惡的金錢，實在是人生之魔！此魔不除，不但婚姻沒有自由；其他一切束縛人類工具的東西，也沒法解脫！所以我讀了侯君這本戲劇之後，我願侯君拿攻擊婚姻制度的熱烈情感，去攻擊經濟制度；我尤願那些爲婚姻制度下淚和怒目的男女，轉而怨恨咀咒經濟制度！那們使人得最大慰安的『純藝術』，或許能早日得普遍化呵！

一九二二，一〇，二八，曹芻序於南高書舍。

序

同學侯曜君，預備將他所著的劇本復活的玫瑰付刊行世，請我做篇序。我於戲劇一道，完全是門外漢，本不配應承這重大的任務；但是我想：一個人的藝術，差不多全是他的性格的表現，我們如若能夠明白一個藝術家的人格，那麼對於他的藝術的欣賞程度，必定格外深至些；我和侯君是朝夕相處的朋友，他的個性，我是體察得清楚的。假若能將他的個性表現一二，也許對於他的藝術和讀者的欣賞方面有些幫助。所以便答應了他，做成這篇序文。

我從不會看見一個人嗜好某種藝術，像侯君嗜好戲劇這樣利害的！他可以不吃飯，他可以不要睡覺；若是不許他研究，編著，和表演戲劇，那是比什麼懲罰都來得殘酷！他生來對於戲劇，便感覺特殊的興趣。在廣東高師附設初級師範時，已經時常編演新劇了；到了南高以後，進了戲劇研究會，對於技術和原理方面，更加研究得深邃。每逢學校裏開遊藝會，表演新劇，他都是主要的角色。去年南京開江蘇水災籌賑遊藝會，他編一本非戰悲劇可憐閨裏月，演過以後，頗得藝術界的

稱譽，不數月間，全國風行這個劇本，各地先後表演的不下一二十處。侯君既得了這樣的「不虞之譽」，精神方面，更起一種興奮。他想，編演戲劇，或許是他的發抒天才的正當途徑了。他於是益發努力創作，繼續編著許多劇本，如戰後，刀痕，頑石點頭，雙十夢，復活的玫瑰，空谷佳人……等，而復活的玫瑰，尤其是最精湛的一種。

他編戲的時候，是專心致志的，什麼事情都不管。有時一個人坐在自修室裏冥想；有時跑到雞鳴寺或是北極閣，向着樹木出神。他所編的劇本中的情節，都是這樣結撰出來的。

他的長處不僅在想像發達，尤善於編排劇本；他又長於表演。隨時表演，隨時修改原稿，藝術方面，便更有長進。他所編劇本，劇中主人翁，都是他自己「去」的。我還記得有一句笑話。當他表演可憐閨裏月時，他是「去」的軍官的妻子。他本是魁奇的丈夫，「去」女人不大相宜，我們同級的朋友勸他不必「去」；但是他說：『我雖然生得不大俊俏，但是燈光之下，百步之外，化裝起來，也還看得過去呀！』……這句話遂傳為級中笑柄。但是同時也可見得他熱心表演的程度。近年以來，江蘇江都縣，安徽滁縣，以及南京本城各種籌款賑災遊藝會，總邀請他去表演新劇，他從沒有辭却不

去。爲了演劇，通夜不睡覺，一早起來，還要上課，他也從不以是爲苦。我們同級的人，見他這樣酷好戲劇，便送他一個渾號，叫『戲獸子』，他也爲『名我固當』，當之不辭！

他不但是專攻藝術而已；他還是一個很熱烈的社會改造家。他的社會的理想很高，對於現在的社會，非常厭恨，非常仇視，於是便藉戲劇爲他發抒情感理想的工具。細按他所編的幾種劇本，總可以看出他怎樣咀咒現在的社會；怎樣指示改造的途徑？復活的玫瑰，便是咀咒社會制度；提倡絕對的戀愛結合的一種劇本。他這種很高的理想，只可惜發達遲緩了一點，早若干年發表，不知道還要多拯救多少沉淪的青年男女呢！本劇的內容，閱後可知，也不用詳細的介紹了。

就以上的敘述，可以歸結於兩點：第一便是，侯君是個富於天才，勤於編演的『戲劇家』；第二便是侯君所主張的藝術，並不是藝術的藝術，乃是藉『藝術』來咀咒現實的社會，提倡高尚的理想藝術——人生的藝術。讀者如若明白這兩點，那麼對於欣賞方面，也許有點幫助呢？

吳俊升（一一，一〇，二，在南高。）

序

冰天雪地的所在，有那許多戴着假面具的鬼魅，伸展一面黑漆漆的傘，把那冷落的世界光明，掩得伸手不見五指。他們口裏念着什麼男尊女卑，夫爲妻綱，女子不出閨門，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符咒；手裏拿着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及在家從父的鎖鏈；把那蚩蚩者氓，都擲送到那糊塗，寂寞，怨恨，痛悲的地獄裏。一年一年，一代一代的下去，人們也就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了。什麼芬芳的，鮮明的，公開的，出於情感的真愛情，真道德，人們也漸漸的不聞見了，也不想。

在這黑暗慘淡的世界裏，漸漸也有一二少年，少有覺悟，於是也發出嗚咽的嘆聲，和那訴苦的哭聲；與那鬼魅的咒咀聲，令牌聲相雜。自有此聲以後，人們一定能得着許多安慰，許多鼓勵。同學侯曜君所編的復活的玫瑰，與空谷佳人等劇本，也就是此種聲中之一。

我也是處在此黑暗世界的人們之一，社會之韁，恩愛之鎖，人道主義的符籙，天羅地網，密布重重，已把我封在其內。所以我讀了侯君這劇本，哭也不能，笑也不得。然而處在比我更黑暗的地位

的人呵尚多呢！我處在鄉村，鄉村地方，有什麼等郎姑（就是子未生而先將人之幼女抱至己家撫養爲媳）呵，童養媳（將人之幼女抱歸爲媳者）呵，其虐待或不和的悲痛，時時觸入我的眼簾，花費我的眼淚；成年以上，父母代爲訂婚，那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了。我沒有許多筆去寫出來，使大家知道；然而我很希望讀復活的玫瑰諸君，知道世界上比曉星秀雲更痛苦的尚多呢！

榮啟期生而爲男，認爲一樂，其實此話，在現在還適用。現在女子解放的聲浪，不日高一日嗎？而成效如何呢？推其原因，可分下列二種：

(一)就是女子自身無實力的永久的計劃進行。不過組織幾個有名無實的機關，印出幾張自言自語的宣言，打幾封電報到那不痛不癢的政府。表同情的人呢，則你不言，我已省；不表同情的人呢，你便天天電報，仍是東風過耳；若再引起麻煩，還要痛罵輕薄幾句。故今日言女子解放，須從實力去做，如女子須求指導，必須的知識，生活，必須的職業，人權保障，必須的法律上平等。不要因嫁人以後，便偃旗息鼓，專心致志，盡捨其所學以附屬於夫。一方面減去本身首飾奢侈的耗費，除去耗時梳洗徒自取惱的頭髮等等，足以妨害女子經濟上時光上的障礙。女子解放，固不能不需

要人類的輔助，然而我很希望女子有不依賴的，堅忍的自己解放！

(二)就是社會上無誠意的輔助。我覺得現在社會上舊一派的男子，就是痛罵女子解放，離經叛道；而新一派的人，又有一大部份，不過因為性欲的衝動，欲附和以博對象的雌歡。到了自己娶了妻以後，便把妻子當作自己的一件什物；所有妻子的幸福，自由，都須管領之。苟妻在外謀獨立的生活，則必加以禁止，似妻謀獨立之生活，為大恥奇辱然者。而女子之母家，本不承認女子為家庭之一部份；時時以經濟的關係，下嚴重的逐客令，於俗語所謂『養女本是賠錢貨』可以覘之。因為這種原故，於是大部份女子，明知前途是苦，也只好怨命尤天，自甘墮落了！這是女子解放的困難，也是人們不能互相扶助了解的明證！

空谷佳人中的芷芳，足為談女子解放者之模範，乃女子悲苦的結晶。足以振起女子自身之精神，使向前奮鬥；足以引起社會情感，使大家了解，輔助以除去女子解放的阻礙。在這黑暗的世界裏，有了這本劇，也可謂空谷之足音，海中燈塔上的光閃了。所以我欲讀不忍，不讀亦不忍，同時得許多悲恨，同時又得許多慰藉。

我爲富於情感的人，不忍見不幸不平的事，又常願意知道世界上有不平不幸的事，使我有機會去想法子安慰拯救。侯君所編的復活的玫瑰及空谷佳人，不啻一部不幸不平的事的報告書，使我掬出許多眼淚。然而我的眼淚，是極願意送給那不幸不平的人的。我此序並不能謂之序，不過是我在這黑暗的所在裏，與侯君有表示的同情眼淚而已。

侯君尙編有可憐閨裏月等劇，成爲非戰之文，或爲恨世之語，也使我生一種情感。然而這種情感，人人都有，所以我也不必一一加以介紹了。

至於戲劇組織之好壞，文字之雅俗，此乃戲劇家，文學家所應注意的事。我於戲劇，文學，都沒有什麼研究。所以我也不敢妄贊失實，妄評失真了。

王式禹序於金陵北極閣下（一九三三，三，二一）

卷頭語

我願變一架留聲機，
放在罪惡的世界裏。

吸盡一切哀怨的聲音，
編成一曲淒涼的調子。
到人們最痛苦的時候，

這一曲悲歌，

也許能安慰人們的哀怨。

* * * * *

我願變一架影戲機，
放在悲慘的世界裏。

復活的玫瑰 卷頭語

照盡一切悲歡離合，生老病死的人事，

編成一齣人生的悲劇。

到人們最痛苦的時候，

這一齣悲劇，

也許能安慰人們的悲痛。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侯隴

復活的玫瑰

目錄

- 一 復活的玫瑰……………一一四七
- 二 刀痕……………四九—八二
- 三 可憐園裏月……………八三—一四一

時間 民國十一年

地點 南京

劇中人及其性格

余曉星 是一個品學兼優并富有奮鬥力的覺悟的青年的學生。

余好古 曉星的父親，是一個年近古稀的劣紳。

余李氏 曉星的母親，是一個年近四十五歲的頑固的婦人。

林天健 是一個有志的青年曉星的同學。

林秀雲 天健之妹，是一個受過中等教育天真爛漫的女學生。

林老太 天健之母，五十八歲，是一個趨炎附勢的老婦。

李若愚 是一個爲富不仁的老頭兒年六十歲。

李心靈 若愚的兒子，是一個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花花公子，二十歲。

復活的玫瑰

一

李老太 若愚之妻，是一個兇悍刁惡的老婦，年五十九歲。

李鳳儀 若愚之女，是一個三從四德謹守禮教的閨女，年十八歲。

梅香 若愚之婢，年十五歲。

張貴 若愚之僕，年三十歲。

王景聖 若愚之友，年五十歲。

周望賢 若愚之友，年五十五歲。

魯師孔 李家的教書先生，年六十五歲。

張媽 伴娘，年三十歲。

李媽 伴娘，年二十九歲。

何四 老農夫，年約五十五歲。

周小毛 樵夫，年約三十五歲。

鄉村小學生數人。

第一幕

登場人物：

余曉星 林天健 林秀雲 李心靈

佈景 一個很美麗的公園。桃紅柳綠，百花齊放；柳浪中露出一角朱欄，欄傍有兩張靠椅。椅的對面，就是花圃，圃中種着許多鮮豔可愛的玫瑰。那時正是鳥語花香，風和日暖的春天早晨。余曉星穿着學生的制服，帶了寫生畫具，很愉快的從柳陰中慢慢兒走出來，行到花圃傍邊，把畫架放好，裝上畫紙，把畫具拿出來，對着那叢鮮豔可愛的玫瑰寫生。

林天健穿着學生的制服，手裏拿着一本書，一面走一面看。他驀抬頭見曉星在那裏聚精會神寫畫，他趕快把書放入袋裏，拿出一條白手巾來，靜靜的走上去把曉星的眼睛掩住。

曉星 噯！你是什麼人？

天健 （裝作女子的聲音說）你試猜猜我是誰呢？

曉星 你是秀雲妹嗎？好妹妹快放手，我現在正是畫這幅畫送給你哩。

復活的玫瑰

天健 (仍作女子聲音) 我不是秀雲，我不要你的畫。我是秀雲的…… (此時曉星用力把手巾

扯開回過頭來) ……哥哥！(此二字作男子聲音要雄壯)

曉星 (站起來指着天健) 哼！我以為是誰，原來是你這該死的猴子，誰教你這樣惡作劇的？你看！(指着畫說) 那片葉子被你弄壞了！

天健 (拱手陪笑臉) 曉星哥對不起對不起！我們老同學是鬧慣的，何必生氣呢！

曉星 你和令妹一同到這兒來嗎？

天健 我本來想約我的妹妹同來的，可是不知她一早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找她不着，就自己一個人拿一本書來這兒消遣的。想不到你也在這裏，真是好極了！

曉星 令妹一早就出了去嗎？她不是去找我能？

天健 這可是說不定哩！

曉星 你帶一本什麼書來看呢？

天健 我帶了一本 “The lady from the sea” 來看。(拿書出來)

曉星 這不是挪威的戲劇大家易卜生所著的海上夫人嗎？你看完了沒有？看了之後，有什麼感想呢？

天健 我剛纔把他看完。我從這本書裏，得了許多感想。我覺得這本書，可算是『婚姻的聖經』。我從此覺得，婚姻是兩性共同的生活。應當根據愛情，由男女自己憑着自己的意志去自由選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金錢權勢，都不是結婚的條件。婚姻是男女自己的事，須由男女自己擔負責任，第三者是不能參預的！

曉星 這本書我也看過一遍，也有許多感想，不過我的見地和你有些不同。我以為男女只應當有愛情，不應當有夫妻的形式；男女只應當有戀愛，不應當有婚姻的制度；男女只應當彼此尊重人格，彼此互助生活，去過那自由的，美滿的，神聖的，獨立的，戀愛生活！

天健 你這番話，我也覺得很對！不過沒有受過教育，澈底明白戀愛真義的人，恐怕不能和他們去談『自由戀愛』。你以為對不對呢？

曉星 你這句話不錯，受過教育的人，什麼事都是佔便宜。無智識的人，什麼事都是吃虧的。講起

來他們實在是可憐得很啊！但是我以為戀愛的生活，凡是人類都應當享受的，不能說他沒有智識，就不許他享受戀愛的生活！

天健 那末，從這一點看起來，實際去從事教育運動，比提倡什麼主義還要重要了！

曉星 我對於這個問題，本來有許多話要說，但是我現在沒有功夫和你討論，我那幅畫還沒有畫好哩！（畫畫）

天健 （上前看曉星的畫）好一幅水彩的玫瑰！我看見這幅畫，令我的心靈好像得着和鶯的春風，吹去滿胸愁緒一樣的爽快啊！

曉星 （指着畫說）這幅畫雖比不上名畫家的作品，然而我自己覺得這幅畫是『自然之美』和『精神之愛』的結晶品！

天健 你這些話，我不大懂。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曉星 你不懂我的意思嗎？一個人的心事，別人確是不容易明白的。除非是他的真正知己，或者可以明白幾分。我老實告訴你，這幅畫是令妹請我畫的！

秀雲（姍姍從柳陰中出來，身上穿着一套素淨的春服，蓬鬆下斜的鬢腳下，露出玫瑰色的雙頰，眉目間似含有無限憂思）你們倆都在這兒嗎？

天健 秀雲妹，你來了好極啦！剛纔曉星對我說，他那幅畫是『自然之美』和『精神之愛』的結晶品。我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妹妹！你能够曉得嗎？

曉星（把畫給秀雲）秀雲妹！這幅畫就是你請我畫的！

秀雲（接畫在手。面上現出很感謝，而又很悲痛的样子。凝視曉星，用極悲切的聲音說）你這幅畫的確是『自然之美』和『精神之愛』的結晶品。（此時曉星作歡喜自得的樣子）

天健（初則很驚訝，後則頓悟的樣子）哈哈！我明白了！這幅畫的確是『自然之美』和『精神之愛』的結晶品！

秀雲 但是現在却變成……（停一會兒）痛苦之源了！（天健曉星二人作驚異的樣子）

曉星 秀雲妹！你剛纔說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天健 你們倆都是真知己，她能够猜着你的意思；難道你就猜不着她的意思嗎？

曉星（沈思了一會）我明白了！那株玫瑰是我們倆平素所最愛的花！自從經過霜雪侵凌以後，他漸漸就葉落花殘彫謝去了！現在雖復活過來，然而那種零落淒涼的狀態，真是令人可憐！秀雲！你是不是看了這可憐的花，心裏就不快活起來呢？

秀雲（凝視那株花）唉！花復活了，人將憔悴了！

曉星 秀雲！請你不要誤會了！這幅畫的用意，我不是寫他可憐的狀態，實在是寫他復活的生機，所以我定這幅畫的名，爲『復活的玫瑰』，秀雲！你從他復活後的生機方面着想，一定得着無窮的愉快！你何苦這樣……

天健 妹妹！你今天忽然憂愁起來，究竟是爲什麼呢？

秀雲（欲說不說的樣子）唉……

天健（對曉星微笑）啊！我明白了！我說一句笑話罷，你就是她的痛苦之源。不然，爲什麼她今天一見你就不快活起來呢？

曉星（冷笑）哈哈！你專門好拿我來開心，真是豈有此理！

天健 曉星我請你想一想究竟有得罪她的地方沒有？

曉星 (沈思了一會兒) 秀雲妹！我請你原諒我罷！你若是有不滿意我的地方，請你直捷了當的說出來罷，不要藏在心裏以致生出種種的誤會和種種的隔膜！

秀雲 (聞此語，悲不自勝，執曉星之手) 不！不！你一點也沒有得罪於我。我只恨我自己的命苦，我只恨父母的武斷，我只恨社會的壓迫，我只恨吃人的禮教！唉，曉星！然而又何嘗不是爲你的原故！(大哭起來)

天健 妹妹！你幹什麼？你瘋了嗎？你有什麼憂愁，隱痛，儘管告訴我。我誓必盡我的能力來幫助你的！

秀雲 你不能幫助我的，哥哥！你的能力那能够敵得住社會黑暗的勢力呢？

曉星 秀雲妹！請你快些把這個『悶葫蘆』打破罷！你再不說，我的心就要碎了！

秀雲 你的心的碎了嗎？我的心已經碎了！……(說時咬定牙關)

天健 妹妹！你究竟爲什麼快告訴我罷！

秀雲 唉！哥哥！我的生活快要走到黑暗渺茫的地獄去了！我剛纔聽到消息，一星期後……我就
要……（此下嗚咽不成聲）

天健 哼，妹妹，你不要哭！我和你回去問個明白，看有什麼鬼怪的東西，能夠令人一世的生活，都
陷入黑暗的地獄裏面。妹妹，走罷！

秀雲 （欲行不行的樣子）曉星哥！再會罷！一個星期後，請你到黑暗鄉再寫一幅『斷腸花』送給
我。（二人同下，曉星此時木立不動，面如死灰，兩眼向前癡看）

心靈 （手上托着一籠雀，口裏唱着硃砂痣，獸頭獸腦從樹林裏走出來。）「借燈光看嬌娘」……
（一見曉星馬上不唱了）表哥哥，你在此地嗎？好極了。

曉星 表弟！你來幹什麼呢？

心靈 （大笑）哈哈……我歡喜極了！哈哈……我歡喜極了！哈哈……

曉星 有什麼事情，這樣歡喜呢？

心靈 一個星期之後，我就要……哈哈，我歡喜極了！……

曉星 一個星期之後，你就怎樣呢？

心靈 我就娶親了，你還不恭賀我嗎？哈哈！我歡喜極了！

曉星 娶親是一件小事情，值得你這樣歡喜嗎？

心靈 我真是歡喜極了！我娶的那個女子，叫做秀雲，她是很漂亮的，很時髦的女學生，叫我怎不歡喜呢！哈哈……

曉星 （很驚異的樣子）唔？你的親事不是你父母自小和你定的嗎？所定的是一個官家的小姐，她的名字叫做琼姑，這些事情我都曉得的。爲什麼說是女學生呢？

心靈 （驚奇狀）什麼？爹爹從小就和我定了親嗎？爲什麼我自己一點都不曉得呢？那末我要回去問個清楚，我究竟是娶女學生不是（如飛的去了）。

曉星 （將信將疑的樣子，低頭沈思）唉！究竟是愛情還是痛苦？

（幕徐徐的閉下來）

第二幕

登場人物：

李若愚

李心靈

李老太

林秀雲

余好古

余曉星

李鳳儀

梅香

王景聖

周望賢

魯師孔

李媽

張媽

時間 與第一幕相隔一星期。正是黃昏的時候。

佈景 李家的新娘房一間。左角有門和大廳相通；右角有門和內室相通。室內陳設得非常精緻。當中放了一張床，兩旁擺着許多新的嫁奩，陳設得很整齊。

李心靈（新郎）和林秀雲（新娘）一同坐在床上。伴娘張媽李媽在一旁伴着。

幕開了李老太，余李氏，李鳳儀，自外門入。

余李氏（左手端着一碗糖蓮子，右手用銀匙撿起一顆蓮子來，走至新夫婦前）『食顆蓮子，連生貴子；喝口甜湯，五世其昌！』把一顆蓮子送至新郎口中，新郎一口吃了；又送一顆至新婦口旁，新婦推開不吃。

心靈 (從床上站起來搶糖蓮子吃) 噯! 玩了這半天的把戲, 肚子也站餓啦! 頭也弄昏啦! 姑母!

那碗蓮子都給我吃罷! (把那碗蓮子搶過來兩三口吃個乾淨。李老太等見狀大笑)

鳳儀 (微笑語) 哥哥你還要吃嗎? 我再去拿些來給你。

心靈 我不要啦! 你趕快去拿些出來給你的嫂嫂吃罷! (回頭對着秀雲, 用很愛惜親摯的樣子

問她) 你肚子餓嗎? 我叫妹妹去拿東西來給你吃。(秀雲不理) 我想我餓了, 她一定也餓了。妹

妹! 你趕快去拿罷! (衆皆匿笑)

李老太 (帶笑說) 孩子啊! 你不要再鬧笑話罷! 難道你連這一點禮還不懂嗎?

心靈 誰和你們鬧笑話? 肚子餓了, 還不許人家吃東西嗎?

鳳儀 (捧肚大笑) 哥哥你老是這樣……

心靈 妹妹! 你不要笑我! 哼! 到你自己做新娘的時候, 你纔曉得做新娘的苦處! (鳳儀此時又羞

又氣, 說不出口的樣子)

梅香 (從外入) 太太! 太太! 小姐! 老爺說請你們迴避一下, 老爺要和他的朋友進來, 看新娘呢!

（李老太，余李氏，鳳儀，梅香從內門下）

若愚（景聖望賢等前拖後擁，曉星隨後）嘿！你們不要拖！你們要鬧，就鬧新娘，別拿我老頭子開心！

景聖 今天是高興的日子，你陪我們進去看看新娘，又何妨呢！（衆男賓隨之入）

望賢（端詳秀雲一番）恭喜！恭喜！好一位如花似玉的新娘！

師孔（把古老眼鏡掀開，把秀雲從頭看到腳，看完了左手拈鬚微笑，搖頭擺腦的說）吾嘗聞之，『二五構精，萬物化生；』『關關雎鳩，君子好逑。』此周公之所以作禮，而吾孔子之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也。』吾將有以賀先生矣！（向若愚深深一揖到地。）

若愚（還揖）豈敢！豈敢！犬子之有今日，皆先生教育之功也！

好古（向若愚說）兄台的鴻福，不知幾生修到？可喜可賀！（一揖）（此時衆親友可隨意鬧新娘，惟要俗不傷雅不宜過度。曉星此時木立一旁，淚盈盈欲出。）

心靈（向曉星說）表哥哥！你站在那裏想什麼？爲什麼不鬧一鬧新娘呢？（拖曉星至秀雲前）表

哥！你看我的妻子，多麼漂亮啊！（自鳴得意的樣子）

好古 曉星！你真不懂禮，還不給你舅父和表弟恭喜嗎？

曉星（很悲哀的樣子）舅父！恭喜！恭喜你！今天娶媳婦！

心靈（着急狀）你爲什麼不恭喜我娶老婆，反去恭喜我的爹爹娶媳婦呢？究竟今天的事是我的呢？還是我爹爹的呢？（衆大笑）

望賢 你的老婆，就是你爹爹的媳婦。你爹爹的媳婦，就是你的老婆。恭喜你爹爹娶媳婦，就是恭喜你娶老婆。這還不是一樣嗎？

若愚 心靈這孩子平日是很聰明的，所以我纔起一個名叫他做「心靈」。想必是今天他歡喜過度，「心靈」變做「心昏」了！求各位親友不要見笑罷！（表示爲兒子護短的樣子）

曉星 舅父！今天我還有一點小事情，我要回去，恕我不能奉陪了！

若愚 吃了喜酒纔去，你趕忙回去幹什麼呢？

曉星 我要回去溫習功課，預備明天的考試。我實在要回去。各位親友請啦！（出門時以巾拭淚）

若愚 曉星這孩子這樣好學，真是可愛！

好古 過獎！過獎！這孩子生平就有一點兒古怪脾氣，熱鬧場中他總是不耐煩的，還要請各位原

諒！

若愚 曉星是我的外甥，他的品學，我素來是知道的。我很愛他，我早就有思想把他……（欲說不說的樣子）

景聖 想什麼？

望賢 我猜若愚兄的意思，大概是想把他……招做女婿罷。

師孔 （手指望賢而笑）『他人有心，余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若愚 不錯！我久有此心。好古兄，你的意思怎樣呢？

好古 既蒙過愛，敢不從命！（起立拱手）

若愚 那好極啦！我們現在就請魯先生做媒人。我們就在今天高興的日子，再做一件高興的事。情。彼此就一言爲定了！

好古 好！我們彼此就一言爲定。

心靈 這纔好啊！（拍掌大笑）我娶一個女學生！我妹妹嫁一個男學生！哈哈好極啦！我進去告訴

媽媽和妹妹……（欲入內）

若愚 （阻之）遲早他們都要曉得的，何必這樣着急告訴她們呢？（心靈復坐下）

望賢 若愚兄！今天你親上加親，高興中添高興，我們應當賀上加賀。（一揖）但是喜酒一層，你就

要請而再請纔是！

若愚 那個自然。只要各位賞臉，吃了再吃，我沒有不請而又請的。我們現在請到後廳去吃了頭

一場喜酒再講罷！（衆從外門下）

（親友退後，伴娘爲秀雲更衣。秀雲此時愁眉不展，淚痕滿面，垂頭飲泣，時時弄其衣角，表示極苦

楚的樣子！）

張媽 小姐你不要傷心！我勸你不要再想娘家了。娘家雖好，總是要分離的。俗語說：『夫妻相好

合，琴瑟與笙簧。』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小姐你不要哭壞了身體，快擦乾眼淚，不要給姑爺看

見生氣（上前以巾替秀雲拭淚）

秀雲（以手拒之）唉！唉……

李媽 小姐，不要哭罷！姑爺快要進房了。頭一次做新娘，雖然是很苦的，日後慢慢兒就慣了，這些事情我都經過的，我並不是騙你，我……

秀雲（把李媽推開）唉！我的媽呀！我的天呀！（伏在桌上哭起來）

心靈（半醉的樣子，東歪西倒的從外入）我的小麻雀兒在那裏？我的小寶貝在什麼地方？張媽！李媽！此地沒得你們的事了！出去罷！

張媽 姑爺是的！（向秀雲說）小姐，我們不能再陪你了！（含笑掩門而下，李媽隨之）

心靈（對着秀雲呆看，作出種種手勢，表示秀雲之美，和自己得意的狀態，欲言不敢言，欲前不敢前的樣子。站了一會，又唱起朱砂痣來。）『借燈光，看嬌娘』小姐！我唱戲給你聽好嗎？（秀雲不理，惟頭略抬高些。）小姐！你的名字叫做秀雲嗎？我聽見人家說，你會唱外國歌，比老鴉叫還好聽，你能唱給我聽嗎？你爲什麼不理我呢？

秀雲（抬起頭來）唉（聲要重而長，表示氣極的樣子）

心靈（把秀雲仔細的看了一眼，翹起大拇指頭，自言自語）人家說我馱子，誰知馱人有馱福！小姐你不唱歌給我聽也罷了，你爲什麼總不和我說一句話呢？未必你害羞嗎？我聽說女學生是很開通的啊！莫非你的肚子餓了嗎？我進去拿一點兒點心出來給你吃（匆忙入內）

秀雲（站起來，右手從衣袋內拿出明晃晃的剪刀，左手拿着曉星的相片，癡看了一會；隨即咬定牙關，舉刀刺喉；剛欲刺時，手又軟下去了。同時左手慢慢將相片舉起，與臉相近，此時雙眼盈盈，微搖其首；直等淚滴相片上時，復漸移其變目，注射於無情冷酷的剪上，此時哽咽不已。胸腔漸往上提，然後雙手合併起來，緊捧相片，作最親密最後的接吻。過後再同可愛的剪刀，也接吻一次。最後用極悲慘的聲音說：）曉星哥……曉星哥……我們來生……再……再……會罷！（說罷以剪刺喉）

心靈（正拿點心出來。見狀大驚，上前搶救，然秀雲已皮破血流。心靈抱着她急了半天，纔急出一句話來）救……救……救命啊！

復活的玫瑰

(幕急閉；閉幕後，尙聞人聲喧雜。)

第三幕

登場人物：

余曉星，余好古，余李氏，林天健，張貴。

時間 與第二幕相隔一天，正是早晨的時候。

佈景 曉星的書房壁上掛着四幅精緻的西洋畫。房之左角有一張西式寫字檯，檯上擺着幾本西書；中央有一張小圓棹，棹上覆以白布，上置花瓶，桌旁有兩張藤椅；房之右角有一架小風琴，琴旁有一張安樂椅。

曉星 （站在寫字檯的一旁，左手扶着檯，右手托着顫，低頭沈思。歇一會兒，從衣袋裏拿出手巾來拭淚，又歇一會兒，把書棹的屨屨打開，把秀雲從前給他的東西拿出來，慢慢兒把信一封一封的撕碎，以火燒去；最後拿秀雲的相片在手中，欲撕不忍撕的樣子。）唉！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好古 （從內門出）曉星！你一個人在這裏自言自語幹什麼？（曉星此時忙把相片收藏起來）什麼東西拿給我看！

曉星 沒有什麼東西，我看的是一幅圖畫。這幅圖畫叫做『愛之結果』，我剛纔就是念上面寫着的兩句詩。

好古 (坐在安樂椅上) 什麼詩念給我聽聽。

曉星 那兩句詩是『無愛爲真愛，多情不是情。』

好古 是你自己做的嗎？

曉星 是我一時高興做的。

好古 哼！你們這些少年人，開口就是愛，閉口就是情，簡直是把愛情當飯吃。昨天你在舅父家裏，不知發什麼脾氣，禮節不講，喜酒不吃，一大早就回家，我當時以你回家真是溫習功課，誰知道你回家溫習愛情！哼！如果當時給你舅父知道，他一定不會把表妹……

曉星 (很驚奇狀) 什麼把表妹做什麼？

好古 不會把表妹許配給你！

曉星 什麼？這句話怎麼樣講的？

好古（拿出一根雪茄來抽，搖頭擺腳，很從容很歡愉的樣子。）我不講你自然不明白，哈哈！你這孩子福氣真不小啊！（說完了，拚命的抽幾口煙，表示很快樂的樣子。）

曉星（很着急的樣子）爹爹！請你快講罷！究竟什麼時候把表妹許配給我的？

好古 昨天你回家之後，你舅父很愛你這樣刻苦勤學，當日就把鳳儀表妹許配給你，曉星！你閉着眼睛仔細的想一想，誰有你這樣好福氣，得做有錢有臉有威有勢本地大紳士的女婿？

曉星 爹爹！這件事情，我無論如何是不承認的！（堅決狀）

好古 我已經答應了！不由你不承認！一切納聘的禮物我都辦好啦，今天下午就要送到你舅父家去了。

曉星 爹爹！我今天反對這門親事，不是無理取鬧的。

好古 你有什麼理由，儘管說罷！

曉星 婚姻是個人的終身大事，不能由他糊裏糊塗的過去。我反對這件事，有好幾種理由要請爹爹寬恕我。

好古（漠然應之）你說罷！

曉星 第一種理由：我和表妹素來沒有愛情，沒有戀愛的婚姻，是不合道德的。強不愛以為愛，是一件最痛苦的事！

好古（面驟然變色）好，會說，還有沒有？

曉星 第二種理由：表妹是我們的至親。和同血統的女子結婚，所生出來的兒女，大都是蠢笨的！我根據這兩種理由，死也不願意和表妹結婚！

好古（勃然大怒站起來）哼！不要多講那些無理取鬧的話！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你反對這門親事就是自作孽，就是反對聖人的禮教！難道你和我鬧什麼『家庭革命』嗎？你有本事自己出去謀生，不要靠我！不然在家裏就要聽父母之命（盛怒而下，剛至門口又折回對曉星說）你仔細的思想，老子這番話有錯沒有？（下）

曉星（此時站在檯之中央，啞口無言，悲憤欲絕，做種種思量的動作；最後右手握拳頓足，表示決意反對的樣子。此時他的心理，有點變態了，將棹上的東西，完全掃在地上。又在袋裏把秀雲

的相片拿出來撕作兩邊) 完了! 完了! 什麼東西都完了! (坐在安樂椅上亂搖)

天健 (從外入) 曉星! 我知道你近來是很痛苦的, 今天特來看看你!

曉星 天健哥多謝你的好意! 我現在真是好像啞子吃黃連, 說不出的苦啊! (嗚咽起來, 以巾拭淚。)

天健 (此時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去安慰他, 只得垂頭看着地上狼藉的東西。忽然看見他妹子的相片, 他馬上拾起來) 唉! 曉星事已如此, 何苦再尋煩惱呢? 我妹妹的親事, 真是一言難盡! 你又何苦這樣薄情, 把她的相片撕碎呢?

曉星 唉! 你不要談愛情了! 愛情好像火一般, 火頭偏向那方面, 就把那方面的東西燃燒起來。等到東西燒完了, 火也就熄了。

天健 你這一番話我以為講得太過分了! 我望你不要錯怪我的妹妹。那門親事, 不特她自己不知道, 連我也莫明其妙。就是家母也是出於意料之外的。

曉星 哈哈！天地間居然有這樣的奇事嗎？

天健 天地間這種事情真是不知多少。那天在公園我和妹妹回家，就問家母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事後家母告訴我：當先父在世的時候，曾將妹妹自少就許配給李家，後來先父死了，我們家就衰落了。因此李家時露悔婚之意。家母當時亦以自家的門戶，配不上李家，也就慢慢兒把這件事不提。所以我們兄妹兩人一點都不曉得。

曉星 不錯！舅父自少就定了一個官家的女兒做媳婦，她的名字叫做琼姑，原來琼姑就是令妹嗎？

天健 是的！琼姑就是舍妹的乳名。

曉星 李家從前既然不滿意於令妹，其後爲什麼又要娶呢？

天健 起先我也莫明其妙，後來我調查一下，纔知李家的兒子是一個跛子。有門戶的不肯嫁他，沒有門戶的他又不肯。因此上不成，下不就，只好把舊事重提，派人到我家裏來說。家母當時真是夢想不到，喜出望外，馬上就答應了。妹妹那天在公園那樣悲痛，就是因爲聽見這個消息。

曉星 這樣的婚姻，你們爲什麼不反對呢？

天健 我們何嘗不竭力反對，無奈家母貪慕李家的金錢權勢，以死來要挾，妹妹是一個很孝順的人，不忍因自己的原故把母親害死，只好自怨薄命，忍痛順從了。

曉星 (聽至此忍無可忍，拍案大怒) 唉！我真不明白父母之心，爲什麼這樣殘忍！不是以死來要挾兒女的婚姻，就是以經濟和禮教強迫兒女的婚姻，把兒女的婚姻當作營業的專利品，把兒女的幸福當作情面的犧牲品……人說：『父母愛子，無所不至；』我說：有時父母害子，也無所不至(說完了淚下如雨)

天健 (用悽而婉的聲音說) 曉星！你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今日我見你所流的傷心淚，聽你所說的斷腸的話，可算是替天下傷心男女作不平鳴，舍妹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曉星 (用悲婉帶震動的聲音說) 你以爲我今日只爲他人洒傷心淚，作不平鳴嗎？

天健 (驚訝狀) 咦！你爲什麼說出這種話來呢？難道你近來另外受了什麼新刺激嗎？

曉星 我今天的情形，正和令妹一星期前相同。

天健 當真的嗎？

曉星 真的！我爹爹迫我和我的表妹結婚。

天健 他怎樣迫你呢？

曉星 他以經濟來迫我。如果我不依從他，他就趕我出去，不認我是他的兒子，斷絕我的經濟。

天健 你現在怎樣打算呢？

曉星 (堅決的態度) 本着我素來的主張，爲我個人的幸福起見，決意反對這種黑暗的婚姻！

天健 反對固然不錯，試問你經濟方面怎麼樣呢？你能抵得住社會的非難，攻擊和嘲笑嗎？

曉星 (正色而言) 有志改造社會的人，他怕貧困的嗎？有志改造社會的人，他怕攻擊非難和嘲

笑的嗎？有志改造社會的人，必須具有一種精誠果敢的精神，抱定一貫之目的，生活於真理與愛情之中，去和黑暗奮鬥！

天健 現今的社會簡直是一個粉飾過的坟墓，我們怎能不把他改造呢？但是想改造社會，自己先要征服自己生活的困難和煩惱，然後再以長久的時期去改造黑暗的社會。曉星！請問你以

什麼方法解決你現在生活的困難和煩惱呢？

曉星 我快要畢業了。畢業後自然可以獨立生活，我寧願去從事鄉村教育，去過那優美寂寞的生活。至於……

天健 這個方法很好！從事鄉村教育，我也很贊成的，我們既是同學，又是同志，應當互助的。曉星！我望你努力奮鬥！你這幾個月內的費用，由我負責任就是了！

曉星 天健！你的確是我的知己，我十分感謝你！但是我對於令妹，始終有點……

張貴 (急從外入) 林家的舅老爺，在此地嗎？

天健 你是什麼人找我幹什麼？

張貴 我是李家的用人。昨晚新娶的少奶奶，不知什麼緣故自殺。我們老爺派我來請舅老爺去商量！

天健 (驚狀) 什麼？我的妹妹自殺嗎？唉！萬惡的禮教，又殺了我的妹妹！曉星！請啦！我要到李家去，不能奉陪了！(與張貴匆忙下)

曉星（此時神經大受打擊，現出悲痛懊悔的樣子）噯！玫瑰凋落了！月亮破碎了！秀雲妹！我錯怨你了！（把已經撕碎的相片，珍重拾起接吻）秀雲妹！你真是自殺了嗎？我錯怨你了！秀雲妹啊！我的秀雲妹啊！（伏在棹上大哭起來）

余李氏（自內珊珊而出）孩子啊！你的年紀已經不小了，爲什麼動不動就哭呢？我們爲你定這門親，也無非是想你好。你表妹人品又好，生得又漂亮，家裏又有錢，這樣的妻子你到那兒找去？

曉星（仍伏在棹上飲泣，不覺其母在旁）我的玫瑰凋落了！月亮兒破碎了！我錯怨她了！

余李氏 曉星！你說什麼？

曉星 唉！我錯怨她了！

余李氏 你現在知道錯怨你表妹了嗎？你這樣纔是我的好孩子啊！

曉星（急搖手）不！不！我不是錯怨表妹！

余李氏 你不是錯怨表妹就得啦！

曉星（搖頭頓足）不！不！我並不是錯怨她！

余李氏（歡喜的樣子）哈哈！那就好極啦！好孩子啊！禮物已經送去了！

曉星（此時急到說不出話來）唉！唉！不……（幕急閉）

第四幕

登場人物：

李若愚， 李心靈， 李老太， 李鳳儀， 梅香， 林秀雲， 林天健， 林母， 張貴

時間 與第三幕相隔兩點鐘，此時正是早上九點鐘的光景。

佈景 與第二幕一樣。

幕開了，秀雲睡在帳子裏面——傷處已經由醫生用綳帶捆好。李若愚，李老太坐在房上方。李心靈坐在下方。

若愚 (向心靈說) 心靈！昨晚的事，究竟怎麼樣發生的？你快把詳細的情形再告訴我！

李老太 (嘆一口氣) 唉！弄出這樣的事來，不知是那輩子做的孽啊！

心靈 昨晚的事，說出來纔好笑啊！我起初唱戲給她聽，她不睬我；我稱呼她做小姐，她不應我；我

說拿東西給她吃，她又不理我。我簡直不曉得她把我當做什麼東西？

李老太 你是她的丈夫，她敢瞧你不起，你爲什麼不打她罵她教訓那個賤東西一番呢？

心靈 我從來只看見媽媽打爹爹罵爹爹的，我那裏敢打老婆呢？

若愚 不要胡說！快講以後的情形怎麼樣？

心靈 我拿點心出來之後，看見她自己一個人站在房裏，手裏拿着一個相片來看，嘴裏不知道

講些什麼東西，拿起剪子來向頸上一戳：（說的時候要模仿秀雲自殺之狀，愈肖愈好）

若愚 她看的是什麼相片呢？

心靈 （把曉星的相片拿出來給若愚）她看的就是這個壞東西的相片！

若愚 （接過來又覆看了一會）咦！爲什麼他的相片，會在她的手上呢？（沈思一會，恍然大悟的

樣子）哼！哼！我明白了！唉！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李老太 你看什麼東西，這樣大驚小怪的！

若愚 （把相片遞給她）你看罷！

李老太 （接相片看了一會兒）這不是你外甥曉星的相片嗎？爲什麼會在那賤東西的手裏呢？

心靈 何止在她的手裏，而且在她的心裏呢！

李老太（以手指若愚大罵）這件醜事，完全是你自己找來的！我屢次勸你把那個賤東西退掉，你總不聽我的話。我知道窮家女都是賤骨頭壞東西，配不上我們詩禮的人家。今天居然做出這種事情來，我們的門面不是丟盡了嗎？唉，我們還有什麼臉去見人呢！

若愚（被她一罵也氣起來了）我當初何嘗不是聽你的話呢？誰叫你生的兒子不長進？有錢有勢的不肯和我們做親，貧苦寒酸的我們又不要。林家現在雖然衰落，然而當初還是詩禮之家；而且當時又有過婚約的。誰知道會弄出這種結果來呢？唉！天下事不如意的事，真是十常八九！

（拈鬚長嘆）

心靈 好也是你們幹的，壞也是你們幹的。我一點都不曉得，你們反罵我，誰叫你們生出這種不長進的賤骨頭出來呢？

（鳳儀與梅香自外入。梅香手裏捧着一個禮盒。）

梅香 老爺，太太這個禮盒是姑太太送來的。（將禮盒放在桌上）魯師孔先生還在客廳要會老爺呢！

鳳儀 姑媽已經送過禮來了，爲什麼現在又送禮來呢？

心靈 (打開禮盒把禮物——茶葉，條糕，及庚帖，一一都拿出來。) 妹妹！恭喜！恭喜！恭喜你定了一

個好丈夫！(向其妹作揖)

鳳儀 (羞得滿面通紅) 哥哥！你這樣幹什麼？

李老太 昨天你爹爹把你許配了你的曉星表哥，今天你姑媽送來的東西，就是過小禮！

若愚 沒有這回事！誰說我把女兒配給那個壞東西的！梅香把那些禮物收拾好，叫張貴送回去！你出去對魯先生說，老爺今天有事，明天見罷。(拿曉星的相片，氣憤憤的摔在地下) 你這種人，還配做我的女婿！

梅香 是啦！(將禮物放在盒內，拿盒而出。)

心靈 爹爹！昨天不是你親口把妹妹許配給表哥的嗎？爲什麼今天就不承認呢？妹妹！(對鳳儀說) 爹爹簡直是把我們的婚姻當做兒戲啊！

李老太 (對鳳儀說) 好孩子！你進去別跟他胡鬧罷！(鳳儀下)

梅香 (從外入) 老爺！林家的親人來啦！

若愚 叫他們進來！

梅香 是！(下)

(林母與天健，同入面現哀色)

林母 (向若愚李老太太行禮) 親家老爺！(一揖) 親家母！(又一揖) 唉！小女沒福氣，吃不得您家的茶飯。她現在什麼地方？傷勢怎麼樣啦？

(若愚等傲不爲禮)

心靈 (手指帳裏) 在帳子裏面！不知是死是活呢？

林母 (走至床前把帳掀開，用悲婉的聲音說) 我的兒啊！你好忍心啊！(秀雲此時緊閉雙目，作不覺狀)

天健 妹妹！妹妹！你哥哥來了！你媽媽來了！(秀雲此時略動一下)

林母 我的兒啊！你好忍心啊！

秀雲（慢慢醒過來，一手執其母，一手執其兄）我的媽……媽呀！我的哥……哥呀！（痛哭說不出話來）

（林母天健亦哭，若愚等亦惻然）

林母 我的兒啊！你真把我急死啦！你嫁過來這主人家，別人是求之不得的！你有什麼委曲，只好忍受些兒罷！

若愚（對李老太說）走罷！我們進去，不要阻住人家訴苦。（二人轉身欲入內，天健急阻之）

天健（很莊重的樣子）不要走！請坐下來我們談談。（衆坐下）我妹妹爲什麼自殺的？請你們把當時的情形告訴我！

心靈（站起來急口急舌的說）因爲她看我表哥的……

若愚（急止之）你少說！待我來講！

林母 親家！小女究竟爲什麼自殺的呢？

李老太 我正要問你！你自家不知女兒的事，反來問我們。這真是太糊塗啦！

林母 噯！親家母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小女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姑娘，從來沒有做過一點兒壞事！

若愚 我們並沒有說你女兒不好，做過壞事；你為什麼自家心虛起來呢？

心靈 哼！哼！規規矩矩的姑娘！

天健 我妹妹有什麼不好的事情，儘管說出來，又何必半吞半吐，冷嘲熱諷呢？

心靈 她看男人的相片，這樣還算是規規矩矩的姑娘嗎？

天健 (冷笑) 哈哈！這些小事情，你們就把他當作彌天大罪。至於以金錢權勢去引誘女子壓迫女子的，你們就以爲是理所當然的嗎？

若愚 (怒容) 你這少年說話，好不知輕重！我們這樣的人家，還怕娶不到好媳婦嗎？何必拿金錢權勢去強迫你們這種可憐的窮家女？如果我們不是看你老子的情分，早就和你們退婚啦！

林母 親家這樣待我們，實在是惜舊憐貧，我們感激得很。

天健 哼！請你少講些沒良心的話罷！起先我們衰落的時候，你們就要退婚，這種炎涼的態度，是

看先父的情分嗎？後來你們因為娶不到媳婦，一方面就拿金錢引誘我的母親，一方面又說先父已經把妹妹定給你們了，不容我們不答應，這不是勢迫利誘嗎？超脫功利根據愛情，纔是正當的婚姻。勢迫利誘，就是強迫的婚姻。我妹妹之自殺就是由於強迫。她自殺雖未成，但是日後不如意的生活，比自殺還要痛苦！我爲我妹妹的幸福起見，今天正當提出來和你們離婚！

李老太 阿彌陀佛！這是最好沒有的事！你們趕快把那賤東西領回去，不要在這裏敗壞我們的家風！

若愚 哼！你們還配得上離婚兩個字嗎？我們簡直可以把那賤東西趕出去！古有七出之條，那是名正言順的！張貴！張貴！

張貴 （聞呼自外入）老爺有什麼事？

若愚 你去叫一頂轎子來！

張貴 是啦！（退下）

若愚 （對林母說）轎子已經叫啦。把你的好寶貝領回去罷。

林母 親家，那少年不懂事衝撞了你，請看先夫的情面，饒恕我們罷！我暫時把小女帶回家醫治，醫好了我再送她回來。

心靈 我爹爹說不要那賤東西，再來不值半文錢了。

天健 你們肯大發慈悲，趕我妹妹出去，那真是再生之德！（這句是俏皮語）我因為免日後糾葛起見，請你把妹妹的婚書退還。

李老太 婚書是不能退還的。

天健 不行！一定要把婚書退還！

若愚 我們寧可把婚書當面撕碎，退還是不行的。太太，請你進去把婚書拿出來。（李老太下）

張貴 （自外入）轎子來啦。（下）

天健 媽媽！請你把妹妹扶起來。（林母往扶秀雲）

李老太 （自內出把庚帖當着秀雲的面撕碎。）這是你的庚帖，我已經撕碎了，你可以去安心改

嫁了！

天健 哈哈！我代我妹妹說一句話，感謝你們再生之德！（林母扶着秀雲，天健隨後三人同下。）

心靈 （上前拖着秀雲的衣裳）我的妻啊！你好狠心啊！你真忍心離開我嗎？（天健阻之，秀雲急

下。）
噯！我的麻雀兒飛去了。（放聲大哭）

若愚 哼！賤東西！哭什麼？天下多美婦人，老子替你再娶過一個好的！（盛怒）

（幕急閉）

第五幕

登場人物：

何四、周小毛、林秀雲、余曉星、鄉村小學生十人——

時間 與第四幕相隔三個月，正是初夏的天氣。

佈景 鄉村野景：林木蒼翠，阡陌縱橫；路旁有荒塚數堆——其中之一，是天健之父之墓。塚旁便是一灣湖水，鐘山隱約林際。

開幕後何四荷着鋤頭，從舞臺左方出。休息於綠蔭深處，拿出煙來拼命的抽。

周小毛手裏拿着鐮刀，背着一捆野草，從舞臺之右方出來。

小毛 何四，你好快活啊！

何四 一年忙到頭，衣食還不够，還有什麼快活呢？小毛！你有空嗎？坐下來談談罷。

小毛（放下鐮刀野草，坐在何四旁邊）好傢伙！砍了半天的柴，腿也砍酸了，腰也砍痛了。（也拿

煙出來抽）

何四 你今天砍了多少柴呢？

小毛 今天比昨天砍得多些。

（曉星送一隊鄉村的小學生出來。小學生完全是鄉村裝扮，口裏唱着放學歌，天真爛漫，活潑潑地走着。曉星隨後送他們歸家去。）

何四 （站起來）余先生，放學啦？

小毛 （也站起來）余先生！

曉星 放學啦！我現在送他們回去。我們再談罷。（與學生同下）

何四 這位余先生真好，人品學問都好。我的孫兒阿狗自從上學堂跟了余先生之後，他書也會念了，字也會寫了，數也會算了。

小毛 可惜我的年紀太大了，不然我也要上學堂念念書！

何四 （拈鬚微笑）你不要說傻話罷。你臨老纔去學繡花，不怕笑壞人的口嗎？你把你的兒子送

到學堂去就好了。我們一輩子的苦，已經受够啦。難道還想我們的兒孫再一輩子做人家的奴

隸嗎？

小毛 我何嘗不想送我的兒子去念書，不過我聽見人家說，這位余先生的道德不大好。

何四 你聽見那一個說的？余先生怎麼樣不好呢？

小毛 我上一個月挑柴進城的時候，聽見人家說的。

何四 怎麼樣說呢？

小毛 人家說他不孝順父母，他的父親和他定親，他死也不要。他自己在外面認識了一個女學生，這個女學生早已定給人家了，他就教這個女學生和男家離婚，男家不肯，那個女學生就尋死了！人家都說這個女學生是余先生把她弄死的。這些話我在茶館裏聽來的，不知是真的？

何四 人家說余先生不好，我不敢相信，因為我沒有親眼看過他做壞事。我相信余先生是個好人，因為他把我這裏的小孩子都教得很好的。他又常常對我們演講，幫我們的忙。余先生這種人真是難得啊！小毛！我勸你趕快送你的兒子去跟着余先生念書罷。

小毛 好，我遲幾天就把小和尚送到學堂去念書。

何四（站起來打個呵欠）時候不早啦！我們回去吃飯罷。（二人自台之左方入）

秀雲（穿着一套淡黃色的衣裳，顏色慘淡，形容憔悴，從舞台右方出來，跪泣其父墓之前）爹爹啊！你在此地很安靜的睡着，你萬想不到你可憐的女兒會來到這裏。爹爹啊！社會上把我當做罪人了！親戚說我不守禮教，都不認我了！朋友說我不守婦道，都鄙棄我了！他們不是嘲笑我，就是攻擊我，把我當做毒蛇猛獸。唉！我究竟犯了什麼罪呢？爹爹啊！倘若你當時尊重你女兒的人格，又何至有今日犧牲你女兒的幸福呢？唉！生我者父母，殺我者亦父母！爹爹啊！今天你殺了你的女兒了！（哭罷起來，望湖中跳去）

曉星（正送了學生回來，見有女子跳水，急忙入水救她。秀雲此時已昏迷過去，曉星則用人工呼吸法，漸漸把她救醒過來。）秀雲妹！你是秀雲妹嗎？

秀雲（醒過來吐出幾口水）爹爹啊！你殺了你的女兒了！（凝視曉星，將信將疑的樣子）曉星哥！你是曉星哥嗎？莫非是夢裏相逢罷！（此時淚不可仰）

曉星 秀雲妹！我是曉星。我們倆正是站在光明之下，不是夢裏相逢。你既脫離李家，恢復自由，萬

想不到你今天又自尋短見！（言時悲惋不勝）

秀雲（用極悲慘的聲音說）：唉！我所受的痛苦，真是比海更深！比山更重！曉星哥！我何嘗不知死之可悲，生之可貴，但是有比死還要痛苦的事情，常來逼迫着我，我到這步田地，也見無可奈何！（言時異常悲憤）

曉星（用誠懇的態度安慰她）：秀雲妹！你錯了！你以為有比死還要悲痛的事情逼迫着你，所以不得不死，但是，你有想到有比生命還要寶貴的愛情，在你面前對着你微笑嗎？……（凝視秀

雲不語）

秀雲：曉星哥！你現在不必多說啦！唉！現在的社會，那裏能夠容真愛情存在！現在的社會，簡直是罪惡的深坑！我想我死了之後，或者能夠變做幾塊大石頭，把這罪惡的深坑填去。待後來的姊妹們可以平平安安的走過，走到自由之路！

曉星：秀雲妹！有志改造社會的人，固然要能為真理犧牲，但是犧牲要有犧牲的代價，你與其做墳坑的頑石，何不做引路的明燈，放出那愛的光明，引導那在黑暗裏的人呢？

秀雲（俯首沈思！時而縐眉，時而盈盈欲涕；終則微笑凝視曉星，作堅決態度說）曉星哥！我覺悟了！我願做引路的明燈啊！（凝視曉星，微笑不語）

曉星（兩人互抱接吻——或緊握秀雲之手）你是真愛的燈，我是燈裏的油，我願我們倆努力放出愛的光明，普照天下！（言時互相凝視）

（幕徐徐下全劇完）

劇中人

凌英士 小學教師。年二十四歲。

凌芳潔 英士之妹。一個女學生，年十四五歲。

凌老太 英士之母。年五十八歲。

程伯華 英士之友。是一個青年醫生，年二十八歲。

白素冰 小學女教師。年二十三歲。

馮承贊 教育部的參事，素冰的未婚夫。小學教師（數人）都是可憐的男女小學教師

看護 年約三十餘。

警察 警長一人，警察三人。

馬升 教育部的差役，年三十餘歲。

徐得富 學校裏的校役，年四十餘歲。

小學生數人——

第一幕

時間 民國十一年。

地點 北京。

登場人物：

凌英士， 凌芳潔， 凌老太， 程伯華， 白素冰， 徐得富。

佈景 這件事發生於英士的家裏。一間清潔而簡陋的房間，壁上掛着半新的字畫；桌上擺着花瓶，時鐘，茶杯，茶壺，和幾本佛經；桌旁邊就是臥牀，牀前有痰盂。凌老太擁被而眠，時常有咳嗽的聲音，自牀內發出。英士垂頭喪氣的，站在母親的牀前。芳潔爲凌老太椎背。室內現出淒涼沈寂的景象。

凌老太 (搖手示芳潔) 芳兒你去歇歇罷。

芳潔 媽媽，你有病我是要服侍的。

凌老太 (以手撫芳潔) 芳兒！我的好孩子，你別爲我的緣故，把你亦累病了，你若是真的病了，我

心裏要多麼難受啊！

英士 芳妹，體貼親心是最要緊的，那末你去歇歇罷。（芳潔退場）

凌老太 英兒！你還沒有到學堂去嗎？今天又不是星期，你在家幹什麼呢？

英士 （悲切的樣子）媽！你老人家有病，叫兒子還有心去教書嗎？

凌老太 （奮興的樣子）孩子啊！咳嗽是我的老毛病，你怎能因我的緣故，就把公事丟開啦？倘若

他們因此把你辭掉，我們一家三口，怎樣過日子呢？

英士 媽！你老人家的話，我都知道的，我怎敢因私事就把公事丟了呢？不過前天小學職教員聯

合會，因為薪水的問題，議決從今天起，一律罷課，所以孩子今天不用到學堂去；我覺得在家裏

服侍母親，和到學校去教育兒童，都是一樣的責任，一樣的快樂。

凌老太 孩子啊！我聽見你們罷課，心裏煩悶得很。這麼一來，不曉得罷課要罷多少時候呢？我們

家裏近來的用度，都是東挪西借的，這麼一來，叫我們怎得了呢？（說罷，咳嗽不已，芳潔急出）

英士 （以手撫母背）媽！你放心！兒子自然會想法子的，你不要多講話了，睡睡罷！（扶母睡下，離

牀走開來五六步，拿錶出來看了一下，以手招芳潔至前，對他耳語，以手翻覆示之，表示叫他去親戚處借十塊錢；芳潔點首示會意，輕輕脚步下去了。

素冰（手裏拿着一把玫瑰，和兩瓶罐頭牛奶，輕輕的進來）凌先生伯母的病好了些嗎？

英士（白先生，謝謝你的好意。家母的病，還是和從前一樣。唉……而且沒有……）

素冰（凌先生，我勸你不必傷心。伯母的咳嗽是老毛病，我想亦不致有什麼大變故？（把花和牛

奶交給英士）。這些東西，是我孝敬老伯母的，請你收下罷，這不過表示我一點心就是了。

英士（接物在手，很感謝的樣子）你這樣誠心待我老母親，叫我怎麼報答你。

素冰（你不要說這客氣的話罷。你素來以你的心來待我，我應當拿回我的心去待你老母親，這

又何必說報答呢？

英士（拿禮物至母前）媽！這些東西，是白小姐送來的，我們把他收下罷！

素冰（隨英士至其母前）伯母近來好麼？我這幾天忙得很，不能常來請安，您見怪我嗎？

凌老太（很歡喜的坐起來，執着素冰的手，素冰也因此坐在牀邊）噯！白小姐你說那兒的話

呢？你三天來看我一次，每次都給我買許多東西來，我實在說不出怎樣地感謝你！若是我將來娶的媳婦，能夠和你一樣，我真要向觀音老菩薩叩一百個頭啊！

素冰（面紅了一會，隨即復原，用很鄭重的體態說）伯母！你不要說這些話罷！人類彼此的互助和相愛，是人類的天性，本來算不了什麼。不過現在社會上，能夠互助的相愛的人很少！故此伯母，就覺得這種人可貴罷了！伯母你現在覺得好了些麼？你還是躺下去睡罷！（扶凌老太下睡，爲之蓋被，小心周到，幾如家人）凌先生伯母可會請過醫生來看嗎？

英士 請過幾個中醫來看，總不見好，以後就沒有再請醫生了。

素冰 中醫既然不好，爲什麼不請西醫呢？西醫是根據科學的，總比那些不根據科學的中醫好些！難道你沒有錢請西醫麼？

英士 我何嘗不知西醫比中醫好！不過家母最怕西醫，他說臨死也不叫西醫來看，我屢次的勸她，她都不聽，這還有什麼法子想呢？（言已很誠懇的望着她）

素冰 真的沒有法子想嗎？待我去勸勸她看。

英士 我看勸也無用的，不如另想法子罷。

素冰 (沈思了一會兒忽然想起一個法子來) 哈哈！凌先生我想出一個很好的法子來了？

英士 什麼法子呢？

素冰 你過來！我告訴你。(對英士耳語片刻，說完了以手推英士快去請醫生) 快去罷！

英士 (聽完了不禁大笑起來) 這個法子妙極啦，我馬上就去。(入內室取一皮篋出) 家母請你

暫時照顧一下(匆忙下)

芳潔 (滿面淚痕，匆忙進來。一面哭着，一面說着) 哥哥啊！舅母罵我，她不肯借……(一見素冰

馬上改口向道) 白老師！你什麼時候來的。

素冰 我剛來了一會兒。

芳潔 我的哥哥呢？

素冰 你哥哥請醫生去了。芳潔！你爲什麼哭啊？

芳潔 舅母罵我。

素冰 她爲什麼罵你呢？

芳潔 (有些不好意思說的樣子) 哥哥叫我去向她借……

素冰 借什麼呢？

芳潔 借……

素冰 說啊！怕什麼呢？

芳潔 哥哥叫我去向舅母借十塊錢，她不但肯借，反把我們家大罵了一頓。(拭淚)

素冰 芳潔！你不要哭！(在錢袋裏拿出十塊大洋出來) 這十塊錢你拿去，不要告訴你的哥哥說

是我給你的，你說是在舅母處借來的就是了！

凌老太 (醒過來大咳不止) 芳……芳潔

素冰 (趕忙至床前) 伯母！你覺得怎樣啦，芳妹在這兒，英士請醫生去了。

凌老太 白小姐！你還沒有去嗎？英士爲什麼又去請醫生呢？唉！我們家裏那有這許多錢去花啊！

素冰 伯母！金錢是小事情，健康卻是很要緊的啊。

凌老太 唉！白小姐，醫生我不曉得瞧了多少了，瞧來瞧去，還是這個樣子，何苦白白的花錢呢？

素冰 伯母！這一回請的醫生是很有名的，我相信他一定能夠把伯母的病醫好的。（英士引醫

生入）伯母！醫生來了。

英士 媽！我把醫生再請來和你老人家瞧瞧病。

凌老太 孩子啊！這回如果瞧了還是不好，以後可不要再請醫生啦！

伯華 （中醫的裝束）老伯母的病什麼時候起的？

英士 家母的病已經有一個多月啦，時常發冷，而且咳得很利害，每晚都不能安睡。

伯華 （至床前看凌老太的病，他的裝扮雖然是中醫，他却是完全用西醫的方法看病，把脈完了，就試溫度，溫度驗過了，拿出聽肺筒出來）請把老伯母的襟鈕解開，讓我來驗一驗肺！

（芳潔與凌老太解襟頭鈕）

凌老太 （拒之）這是那兒來的古怪醫生？我向來沒有見過這樣麻煩的醫生！我不瞧啦！

素冰 伯母！給他瞧瞧罷！他是一位最有名的中醫程伯華先生，伯母！放心給他瞧瞧罷！

英士（爲其母解襟頭鈕）媽！程先生是一位最有名的中醫，放心給他瞧瞧罷！

凌老太 程先生既然是一位有名的中醫，我也很願意給他瞧瞧，如果是西醫，我就是死也不給他瞧的。

伯華 伯母！你放心！我是三代相傳下來的，有名的中醫，你放心給我瞧瞧罷！（把她的肺驗了一回，驗畢倒了些安腦藥給她喝，並扶之躺下，英士拿被把她蓋好。）老伯母這個病，還不要緊，我先給些安腦藥給他喝，等他好好的睡一會兒，請你叫人再到我的醫院去拿藥罷。

芳潔 哥哥！我跟你先生去拿藥。

英士 好的。

伯華（行至門口忽轉回，把假鬍子去掉，長大褂脫去，古老眼鏡拿開，露出他西醫的本來面目）
英士！這些古老的東西還你！

素冰（掩口而笑）程先生！我看你還是穿了這些古老的衣服到醫院去罷。這纔是中西合璧啊！
伯華 白女士！你真會替凌先生想法子，你真會捉弄人啊！

英士 伯華兄！如果我們不是好朋友，斷斷不敢勞你化裝來看病的，如果沒有白女士想出這條妙計來，也不會去勞煩你的，我今天只有謝謝兩位待我的好意。（向二人點首）

伯華 不要客氣啦，但願伯母的病快好，我就是來多瞧幾次也無不可的，請啦，再會罷。（點首下，

芳潔隨之）

素冰 剛纔的事，千萬不要給伯母曉得。

英士 是的！素冰妹！你這樣的待我母親，真叫我感激涕零啊！（誠摯的望着素冰）

素冰 你我不是外人，不必說客氣話，我今天來還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請你替我解決一下。

英士 你有什麼事，儘管告訴我，我能力做得到的，一定幫助你。

素冰 凌先生，人生在世，究竟有什麼意義呢？請你把這個問題答覆我。

英士 這個問題，很難有完滿的答覆。你以為人生有意義，就有意義；你以為沒有意義，就沒有意義。

義。人生意義是由人做出來的。

素冰 照你這樣說，究竟那一種纔對呢？

英士 我個人的意見，人生本來是沒有意義的。不過我們既生而爲人，就不得不在無意義的當中找出一點意義來，你自以爲那一點是人生真義，你就依照他做去就是了。不過我以爲生活在真理與愛情之中，勇敢的犧牲的去和黑暗奮鬥，就是人生的真義。

素冰 我聽了你這番話，心裏得着很大的安慰，我現在知道怎麼去解決我自己的問題了。（站起身來）我就走啦！再會罷！我得空再來給老伯母請安。

英士（忙趕站起來）你不是說有事和我商量的嗎，爲什麼就要走啦？

素冰 那件事現在不便告訴你，成功後纔告訴你罷，我走啦，再會！（下）

英士（摸不着主腦，很驚奇的樣子）奇怪？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芳潔（手裏拿着藥散，很匆忙的跑回來，剛到門口，撲東的摔在地上，袋中的十塊錢，通通的都掉下來。她爬起身來，洋錢也不捨了，趕快把藥交給英士）哥哥！醫生說這……些藥散是……
拿開水沖來吃的，快沖給媽媽吃罷！（氣喘喘地說）

英士（接藥在手）芳妹！你摔痛了沒有？你以後走路要小心一點！（指着地上的銀錢說）這些銀

錢是在舅母處借來的嗎？

芳潔（把銀錢拾起來）不是（急轉說）是的是的！

英士 芳妹！你今天怎樣，錢在那裏拿來的，你都分不清楚？

芳潔 她叫我不告訴你。

英士 她是誰？

芳潔 是白老師，舅母不肯借錢給我們，這些錢是白老師拿出來的。她叫我不告訴你，我現在告訴你，你可不要告訴她。（把錢遞給英士。）

英士（把錢看了一眼）唉！（搖頭嘆息，不禁下淚）……我若是不欠這幾個月的薪水，又何至向

人借錢呢！

芳潔 哥哥！白老師並沒有說是借給我們的！

英士 妹妹！你年紀小還不懂事，難道我們能白受人家的錢嗎？這些錢怎麼來的？你千萬不要告

訴媽媽，媽媽曉得心裏面是很難受的！

凌老太 (在床上呻吟起來) 唔唔!

英士 妹妹你趕快去拿開水罷!

芳潔 是嘍! (入內)

英士 (把銀錢放在母親床上) 媽! 這十塊錢是我領回來的薪水, 你老人家收着慢慢的用罷!

凌老太 唉! 我的兒呀! 你半年的薪水! 現在纔發出這一點兒嗎?

英士 媽! 請你不要着急! 今天我們就要到教育部請願去, 叫他把我們所欠的薪水一齊發出來, 還要他指定一筆款做小學教育的經費。

凌老太 唉! 這不過是我們一點兒的希望就是了! (說完大咳不已)

芳潔 (持一壺開水出) 哥哥開水來了! 拿藥給我冲罷!

英士 妹妹! 待我來冲罷! 你不要燙着手。 (將藥冲好, 遞給其母)

凌老太 (把藥喝了) 芳潔接去藥碗。英兒! 白小姐回去啦嗎? 我剛纔看見你們兄妹兩個, 搶着要

冲藥我吃, 因此我就想起一件事來了。倘若我有一個媳婦在身邊服侍, 你們就不會這樣忙了!

英士 媽！你不要提這事了！我們現連衣食都不夠，那能談到娶親呢，而且我們這種家世，更……

芳潔 （急搶着說）媽！白老師和我哥哥很要好的人家都笑白老師是我未來的嫂嫂。

凌老太 這不過是笑話罷了！如果白小姐真肯做你的嫂嫂，不知幾生纔修得到呢？

英士 媽！你別妄想罷。白小姐是已經定下給人家的了，他的未婚夫，就是教育部的參事，我們這樣寒素的人家，那裏配得上她呢？

得富 （推入門）凌先生！趙先生叫我來請你去議會。

英士 他們都到齊啦嗎？

得富 白先生，何先生還沒有到，其餘都到齊啦。（站在一旁等候）

英士 媽！我要開會去了！

凌老太 那是要緊的事，你快去罷！

英士 芳妹！你好好的服侍媽媽！我去一會兒就來！

凌老太 有芳兒在家就得啦。你快去罷！（英士下，得富隨去）（幕急下）

第二幕

時間 與第一幕相隔一點鐘。

登場人物：

凌英士 馮承贊 小學教師數人 警察四人 馬升

佈景 教育部裏的客廳。陳設得很精緻，壁上掛着西洋畫四幅。室內陳設的盡是些西洋的用具。

(馮承贊在客廳裏看報紙。馬升持名片入)

馬升 馮先生。外面有客要見你。

承贊 (接名片在手。面上現出很驚奇的樣子) 請進來罷。

馬升 是。(退下)

素冰 (向承贊點首行禮) 馮先生。

承贊 (急還禮) 白女士請坐，今天到來有什麼貴幹呢？

素冰 我今天到來問你一句話。

承贊 什麼話呢？

素冰 我們倆的定婚是否合道德的。

承贊 (很驚奇的樣子) 白女士。你爲什麼講出這句話來呢？我們倆的定婚是你的父親的主張。而且當時又徵求過你的同意的。爲什麼說出道德不道德的問題來呢？

素冰 請問我們倆當時的定婚，是彼此出於自由意志的呢，還是勢迫利誘的？我承認當時是受你虛榮的引誘，現在我覺悟啦。

承贊 在我方面，完全是出於愛慕你的一片真誠。至於你那方面，我不得而知了。

素冰 我們定婚之後，究竟有發生過愛情沒有？

承贊 在我方面，是很愛你的。至於你對我方面怎樣，我就不得而知了。

素冰 請問偏面的戀愛，是不是道德？

承贊 由你說罷。

素冰 由我說就從今天起，把我的婚約解除掉。

承贊 (出意料之外) 咦，你這句話，是真的呢，還是講頑笑的呢？

素冰 真的是怎麼樣，講頑笑的又怎麼樣？

承贊 (露出一種奸險的態度) 如果真的，我就拿真的方法對待你。倘若是假的話呢，也是有假的方法對待你。

素冰 婚姻是終身大事，那個和你講頑笑。

承贊 不錯，婚姻的確實是終身大事。但是我要問你，難道我這種人還配你不過嗎？我請你自己想一想，你家裏的財產能够比得上我的嗎，你的學問能够比我高的嗎？你爹爹的差事，不是靠我的情面得來的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一定要你。不過我對於你實在是欽佩，實在是愛慕。今日你講出這番話來，真是辜負了我一片的好心了。

素冰 馮先生，我是很笨的，我不會羨慕人家的富貴，也不會崇拜虛偽的偶像。我只知道人格是眞寶貴的東西，無論什麼金錢權利都不能把他買去。

承贊（奸笑）哈哈，你說的話很對。但是我還要把他補足一句，就是一個人容易爲一時感情所蒙蔽的，他的人格亦就……（搖首笑而不言）

素冰（正色而言）我今天覺得我的舉動完全是受理智的支配，並不是感情的衝動。我現在最後的請你答覆一句，我們的婚約究竟怎麼樣？

承贊 從前怎麼樣，現在就是怎麼樣。就是我能答覆你，你父母未必答應你。就是你父母答應你，社會也未必答應你。這件事我還是勸你審慎些纔好。

素冰（很氣憤的樣子）唉……

承贊（脅肩諂笑，以手拍素冰肩）白小姐，我勸你不受要人家的誘惑。你和你的同事凌英士的感情很好，我是曉得的，我也不怪你。不過我要請你將他和我比較一下，究竟誰人來得好些。就從個人資格而論，我是一個堂堂的留學生，現在教育部的參事，他不過一個小小的師範生可憐的小學教師罷了。以你這樣的才貌，恐怕教育總長還配不上，何況配一個可憐貧苦的小學教師呢？

素冰（起身避之）哼，你會勸我不要受人家的誘惑，你爲什麼自己却拿留學生的招牌來引誘人？你這種言不顧行，自相矛盾的人叫我怎能和你相處在一起？

承贊 白小姐，我言語不對的地方請你原諒！老實說，我愛你的心，比我的父母還是利害。難道你就一點都不能體諒我嗎？

警長（匆忙入）馮先生，外面有許多小學教師，要見教育總長，請你進去問一問總長究竟准他們進來不准。

承贊（微怒）知道啦，你去回覆他們說總長今天不見客。

警長（立正舉手行禮）是。（退下）

承贊（正欲以諂媚的話引誘素冰）白小姐，剛纔不見了沒有我的權力多麼大啊？總長是喜歡我的。我的意思就是總長的意思。我并不是吹牛，兩年之後教育部次長還不是我的嗎？我請問你做小學教師的妻子好些，還是做教育次長的夫人好些？

素冰 請你不要在我面前花言巧語，你的人格都給我看透啦。你身爲教育部的參事，應當明白，

教育是何等神聖的事情，教師是何等高尙的職業，你今天居然就敢上蒙下蔽，自欺欺人。試問你的良心何在？（此時衆教師在幕後同聲大呼）「我們一定要見總長」——聲重而長）

承贊（聞呼大怒）豈有此理，混賬東西！

警長（又匆忙入）他們一定要見總長，究竟怎麼樣辦法呢？

承贊 你出去回他們，總長出去啦。叫他們明天來罷。

警長（立正舉手行禮）是。（退下）

（衆又大呼。我們無論如何不走！跟着一陣喧嘩聲，呼打聲，銀角聲）

素冰（氣極）我自己去找總長。（大踏步欲入內。承贊急以手拖着她）

承贊 唉。（聲重而長）吹縐一吹春水，干卿底事啊。

素冰 你太把教育看作兒戲，你太輕教師的人格啦。（憤極而言欲掙脫入內）

承贊 好好好，請你不要去，我去回總長就是啦。（急忙入內）

素冰（氣憤憤的坐在椅子上）哼！

（衆又大呼「我們一前齊擠進去」跟着一陣喧嘩）

警長（又匆忙入）馮先生呢？

素冰（以手指裏面）在裏面。

（警長急忙入內。剛剛承贊也從裏面出來。恰好撞了一個滿懷。兩人皆倒在地上）

承贊（在地上爬起來）吓。你來幹什麼？

警長（氣喘喘的）他們……

承贊知道啦。總長說叫他們派代表進來。

警長（立正舉手行禮）是。（退下）

承贊白小姐。請你進去坐坐罷。

素冰我是小學教師之一。我也要見一見總長。

（教師十人魚貫入）

有男的

有女的

有老的

有少的

凌英士爲首

領着衆人入

女教師 (甲) (對白素冰說) 素冰，你什麼時候進來的，我們剛纔打發人去找你呢！

素冰 我來了一會兒。

承贊 (對衆人說) 各位請坐。

英士 不要客氣。這位就是馮先生嗎？

承贊 在下就是馮承贊。這位是……

英士 在下就是凌英士

承贊 (把英士很很的瞅了一眼，回頭望了一望素冰) 哦，這位就是凌英士先生。久仰大名，如雷

貫耳。今天得親風采，真是三生有幸。（說罷好笑）有什麼事，請坐下來慢慢談罷。

（衆坐下）

英士（起立發言）我們今天到這兒來，是出於不得已的。我們知道政府的苦處，我想政府也應當體諒我們的苦衷。

承贊（滑頭的）不錯，這是應當的。請你們把苦衷講出來罷。

教師（甲）（起立發言）我們現在覺得最不滿的就是，沒有經濟來充分發展教育的能力。

教師（乙）我們現在覺得最不滿意的，就是學校沒有基本金。

教師（丙）我們最不滿意的就是權利義務不平均。

教師（丁）我們最不滿意的就是薪水太少，生活的用費不敷。

女教師（甲）我們最不滿意的第一層是薪水太少，第二層我們沒有求學的機會，第三層主持教育的人不良。

教師（戊）我們最不滿意的就是大半年的薪水不發。

英士 我們可以總括起來說，我們做小學教師的連衣食住的費用都不够。不但令我們物質的生活不够，而還給我們精神上許多的痛苦。我老實一句，中國的小學教育已完全破產了，『借債度日』啊，『沒法維持生活』啊，這一類叫苦連天的傷心語，政府究竟聽見沒有？我想政府亦應該爲我們這班可憐的『精神勞工』流一點同情之淚，爲我們謀一條生路。這不但是我們小學教員的幸福，實在是中國教育前途的生機啊。

承贊 你們這些苦處，就是你們不講出來，我們早已曉得啦。我們正在天天爲你們想法子。你們如果有更好的法子供給我們參考，那就好極啦。（言罷，奸笑）

英士 我們今天來，有幾點的請求。第一點在法律上要規定小學教員保障法。第二點在經濟上要規定小學的教育經費獨立。第三點要把現在所欠的薪水發清，以後不能拖欠。這三點要請教育總長當面答覆。

承贊 這三點我想一定可以做得到。你們現在可以請回，我把你們的意思轉達總長就是啦。

衆人 不行，我們一定要總長當面答覆。

承贊 (低頭沈思) 總長今天有病，派我做代表接見各位。各位有什麼話要說，對小弟講就可以啦。

衆人 不行，我們一定要總長當面答覆。

英士 (按住衆人) 馮先生，你既然是教育總長的代表。請問你對我們講的話是否能負責任嗎，是否能發生效力？

承贊 我是暫時代表總長，我的話暫時是能負責任的，暫時是能發生效力的。

英士 那不行，還是請你去請總長出來，當面答覆我們。

承贊 那末，我去請總長出來就是啦。(他一入內即刻出來，表示他沒有進去請總長) 真是對各位不起，總長出去啦，請你們明天來罷。

英士 馮先生，你剛纔說總長有病，現在又說總長出去啦，請問總長帶病到什麼地方去。

承贊 總長到協和醫院看病去啦。

衆人 我們在這裏等候他回來就是了。

素冰 (洞識其奸) 我們難道不能直接到協和醫院去會他嗎? 何必在此地守株待兔呢。

衆人 對啦, 我們到協和醫院去會總長罷。(起身欲行)

承贊 (急起門口攔着衆人) 各位到醫院去不方便, 不如我打電話去請他回來罷。

英士 那也可以。(衆復坐下)

承贊 (在客廳裏打電話) 東局一三二五號。(停了一會) 你們是協和醫院嗎? 喂, 教育總長在貴

醫院罷?(停了一會) 哦!(停了一會) 哦,(把電話機放下) 今天的事真巧極啦, 總長在醫院看病

之後又出去啦, 不曉得到什麼地方去了, 請各位還是明天來罷。

衆人 (憤極了) 總長一天不見我們, 我們一天不回去。

承贊 那末, 我派人去找總長回來罷。(按台上的電鈴)

警長 (匆忙入) 馮先生, 什麼事?

承贊 過來! (對警長耳語, 以眼色示之, 使驅衆人出) 諸位請坐, 我們分頭找去。(急入內)

警長 (一出即入) 你們回去罷, 總長出去啦。

衆人 我們死亦不回去。

警長 你們還不走嗎？（將銀角一吹，警察三人上）

英士 不走怎樣？

警長 拖你們出去。（衆警察摩拳作勢）

英士 （憤極了）你們看啊，這是什麼世界諸君，我們不要退後。我們頭可斷不能犧牲高尚的教

師人格。身可死，不能放棄神聖的教育事業。（警察上前以刀刺英士。素冰急上前護之。兩人皆

受傷倒地。）（衆鼓噪）

（幕速閉）

第三幕

時間 與第二幕相隔一天

登場人物

凌英士。

白素冰。

程伯華。

馮承贊。

凌芳潔。

小學教師數人。

小學生數人。

看護

婦

佈景 一間很清潔的看症室從窗外可以看見蒼翠的樹葉。一陣陣的琴聲，悠悠的送來。英士睡在一張鐵床上，沈沈的睡去。看護婦坐在一旁看着他。室內靜密無聲。床旁有一張小圓桌，桌上擺着兩三個藥瓶。花瓶上插着許多鮮花。

程伯華 (輕輕脚步入來。對看護婦說) 他睡了多少時候了？

看護婦 他剛睡了一會兒。

伯華 我現在到隔壁去看那位白女士，他醒了你來通知我。

看護婦 那位白小姐傷得利害嗎？

伯華 比凌先生輕一點。他醒了你就冲牛奶給他吃。

看護婦 是啦。(伯華進入)

英士 (在夢中驚醒起來) 哎喲，痛吓！

看護婦 先生，你覺得怎麼樣？

英士 (微開着眼睛) 這裏是什麼地方？你是誰啊？

看護婦 這裏是協和醫院。我就是醫院的看護婦。

英士 唔，我是什麼時候進這醫院的？

看護婦 先生，你昨天下午來的。

英士 哎喲，我要回家裏去！我的母親還病在床上呢。(作欲坐起狀)

看護婦 (急按止之) 先生，你靜養罷。府上的事，程醫生已照應得很周到了。你餓嗎？我冲牛奶給

你吃罷。(冲牛奶給英士，英士臥着飲之)

英士 白小姐的傷重嗎？

看護婦 很輕的，你放心罷。請你靜睡一會兒。我去請程醫生來看你。（看護婦下，與程醫生同上）

伯華 （伯華走至床前，量他的溫度）英士，你今天覺得好些嗎？

英士 （懇摯的執着伯華之手）伯華，我很感謝你。我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謝謝你。我母知道
我受傷嗎？唉，千萬不要給他曉得纔好。

伯華 府上的事一切有我照料。你放心罷！你的消息，我不曾告訴過你家裏的人。你的病三五天
就好了。你安心在此地靜養罷。（英士睡下，伯華在室內配藥）

承贊 （手裏拿着一束鮮花進來）程醫生，我的未婚妻的傷好些嗎？

伯華 馮先生，好些了。你一天來看她幾次。你真是一個多情的種子。

承贊 不敢當，這是我應盡的義務。程醫生，請問她新搬到那一號房間去？

伯華 （以手指示之）就在後壁。你要見她嗎？我叫看護婦領你去罷。（對看護婦說）這位先生到
第九號房去。

看護婦 先生，請隨我來罷。（二人下）

伯華 (遞藥給英士) 吃了這杯藥罷。

英士 (按藥飲之) 剛纔來的是什麼人？

伯華 剛纔來的是教育部的馮參事。

英士 他來幹什麼？

伯華 他來看她的未婚妻白素冰女士。

英士 白素冰現在究竟怎麼樣呢？她受傷完全是我累她的，叫我怎對她得起！

伯華 她傷勢不重，不過面部有些刀傷罷了。據我看來你沒有對她不起的地方，她也沒有對你不起的事情。

(小學教師數人入看英士)

教師甲 凌英士先生，我們覺得對你不起。我們公衆的事，令你一人來犧牲。我們撫心自問，實在慚愧得很。我們定於今晚開緊急會議，商量辦法對待那班魔鬼，替你雪恨。一切事情有我們擔當。我們但願你在醫院裏好好靜養。我們誓必手揮得勝旗，唱凱歌歡迎你出院的。

英士 我親愛的諸君，你們熱烈的心腸，我是很感激的。不過我勸各位還是要力爭「教員保障法」和「教育經費獨立」兩件事情爲重。你們千萬不可因我個人的原故，就把原來的目的忘記了。你們應當爲公理去揮得勝旗，爲自由去唱凱旋歌纔是。（衆人現感激涕零的樣子）

衆人（對英士點頭辭出）凌先生，望你好好的保重。（衆退下）

接着一羣小學生。各人手裏拿些鮮花，由女教師領着魚貫而入。

女教師（甲）凌先生，你好些嗎？你的親愛的小兄弟來問候你。

小學生（羣趨至英士前）凌老師你好嗎？凌老師，你好啊？

英士（以手撫學生，表示很歡喜的樣子）好，老師好，你們好啊？

小學生 凌老師，這些花是我們送給你的，（花置英士床上）我們還要唱歌給老師聽，（小學生

唱歌畢羣趨至女教師前）戴老師，凌老師是給誰人打傷的？

女教師（甲）凌老師是給那些穿黃色軍衣的人打傷的。

小學生 豈有此理！我們去打死他，替凌老師報讎。

英士（感極而悲）唉！我親愛的小兄弟。你們現在年紀小，讀書緊要。到你們大了，不忘记你們今天所說的話就行了。

女教師（甲）我們回去罷。（衆小學生臨走的時候，同聲說「老師保重」鞠躬而退）

英士 唉，看這天真爛漫的兒童，怎能叫人不死心蹋地去從事教育啊！

伯華 你不要多說話了，睡一會兒養養神罷。（英士睡下。伯華爲之蓋被）

承贊（自內出）程醫生。凌先生病好些嗎？大概不要緊罷。教育總長派我來慰問他，請你帶我去

見見他可以嗎？

伯華 他剛纔睡去，我想你也不必見他，我代你致意就是了。

承贊 那費心得很。請問我的未婚妻的傷不要緊嗎？

伯華 不緊要的。不過……

承贊 不過什麼呢？要花錢太多嗎？那不要緊。

伯華 不過雖然能醫好，臉上的傷痕是永久不能去的。

承贊（很驚異的樣子）什麼臉上的傷痕永久不能去掉嗎？唉，不想一個沈魚落雁之容，變做缺

月殘花之貌，程醫生，你能和我想法子嗎？

伯華 我只能把她的傷處醫好。我實在沒有本事連她臉上的傷痕也去掉。

承贊（想了一會兒）真的沒有法子嗎？（將他手上所帶的戒指除下來，又沈思默想了一回。大

踏步竟奔素冰處，伯華以手拖之）

伯華 馮先生，你去幹什麼呢？

承贊 我把這戒指還她，問她拿回我的玫瑰花。

伯華（一笑）你去罷。但是不許你和她多講話。
（承贊及入內）唉，現在的人心。

芳潔（自外匆忙入）程醫生，我的哥哥呢？

伯華（瞞着她）你哥哥不在這裏。

芳潔 哥哥在你這裏。我剛纔在路上碰着戴老師，說我哥哥受傷在這裏。

承贊（拿了玫瑰花在手）程醫生，素冰的藥費以後我不負責，請你問她的父親罷。

伯華 我不管你們那個負責，我只問你要錢。

承贊 (一眼見芳潔，馬上就裝出寬宏大量的樣子) 好好，問我要錢就是了。我是一個教育部的參事，我的錢多得很啊。(說完了，定眼望着芳潔) 程醫生，這位是你的什麼人呢？

伯華 這是凌英士的妹妹凌芳潔姑娘。

承贊 凌小姐，你來看你的哥哥嗎？

伯華 (急示以眼色，便不說) 不是的，她不過來這裏玩玩罷了。

承贊 那好極了，我這些玫瑰花你拿去玩罷。

芳潔 我認得你是甚麼人？那個要你的花？(把花丟在地上)

承贊 (無精打采的) 你不要，我帶回去給我們的丫頭。(在地上把花拾起來，羞憤地下去了)

英士 (醒過來) 哎，嚇，痛吓！

芳潔 (趨前看) 哥哥，你被誰人打傷的？哥哥，你打傷了，爲什麼不告訴我？(聲悲而慘)

英士 芳妹，你回去罷。我沒有傷，我不過在這裏暫住幾天罷了。你回去對媽媽說，我在程先生處

商量事情，遲兩三天就回家了。妹妹，你回去罷。回去看媽媽的病要緊啊。千萬不要對媽媽說我受傷啊。

芳潔 我不回去。哥哥，你告訴我能。我要在此地看護你。

英士 (不禁流淚) 唉，好妹妹！你是一個讀書明理的人。究竟看護哥哥重要呢，還是看護媽媽重要呢？妹妹，你回去罷。

伯華 芳妹，你回去罷。你哥哥不過有幾點微傷，不要緊的。我們自會看護他的。

芳潔 那末我把藥拿去給媽媽之後再來看你。

英士 妹妹，你回去千萬不要說我受傷在醫院裏。

芳潔 (依依不捨) 知道了。哥哥我回來再來看你。(下)

看護婦 (匆忙上) 程醫生。剛纔在這裏出去的，手裏拿着玫瑰花的人被汽車撞得很傷，請你去救他。

伯華 (作驚狀) 什麼？馮參事出去被汽車撞傷了麼？(伯華與看護匆忙下)

英士 (口裏頻呼其妹) 芳妹，芳妹。

素冰 (聞聲自內出，形容憔悴，傷痕滿面，急至英士前) 英士哥，你的妹妹在這裏。

英士 素冰妹，你受了重傷，爲什麼出來呢？

素冰 (疑視英士片時不語) 你的傷痛嗎？你肯爲真理犧牲，我真是佩服你。

英士 唉，素冰妹，我今天受傷，算不了什麼大的犧牲，也不十分覺得痛。不過你因爲救我的緣故，反把你自己弄傷了，你纔是大犧牲啊。唉，素冰妹，我怎對你得起！

素冰 我雖然受傷，心裏倒覺得很快樂的。

英士 (執着素冰手) 你爲救我的原故受傷了，反覺得很快樂，難道我爲教育犧牲，就覺痛苦嗎？

素冰 英士哥，我們的理想實現了，爲真理犧牲，我相信是不覺痛苦的。

英士 理想終歸有實現之一日。我相信……(疑視素冰，片時不語) 我那一句生活在真理想與愛情之中的話終歸有證實之一日。

素冰 (把承遺退回給他的戒指拈在手中，微笑，眼中的淚晶瑩欲滴) 英士哥，今天就是證實

眞理想之期，我就是證實你理想之人。我現在相信生活在眞理想與愛情的當中的，確是人生
的眞義。英士哥，我從前說要告訴你的話，今天再不能不告訴你了。英士哥，我要告訴你的就是
這一回事。（將金戒指套於英士手上。二人含笑凝視不語）

（幕徐徐下——全劇完了）

這本戲是我和錢肇昌君合寫的。二人的筆調語氣，多少總有點不同。因此劇中有許多生強不能融貫的地方，總覺得不是一氣呵成的，所以不得不由一個人負責來重新修改。而且這本戲經東大戲曲研究會多次表演之後，由經驗所得的結果，有許多和原本不同的地方，更不能不重加修正。我這次修改的時間很匆促，不敢說修改得盡善盡美。不過我們演這本戲的經驗繼續不斷的改造，就應當繼續不斷的修改。希望各地排演這本戲的，多多賜教，使牠得不斷的改進。

這本戲思想的來源也要聲明一下。我在廣東高等師範的時候，曾經演過一句新劇，叫做戰血淒冤。劇本是我們新青年劇社同人所編的。大體很好。可惜當時是用文言寫的，每每不易表現個性，且其中也有許多欠妥的地方。我和錢君都很贊成這本戲的意思，遂採取這本戲的大意，加以剪裁重新編改，而成現在這本可憐閨裏月。作者不敢掠美，特此聲明。

劇中人：

陳亞夫 年四十歲，一個團長。

陳老太 其母，年六十餘。

蔡婉仙 其妻，年二十六歲。

陳國雄 其子，年九歲。

王秀英 其婢，年十八歲。

蔡傑人 其妻舅，年三十餘。

連得勝 其護兵，年三十餘。

余百忍 軍醫，年五十餘。

賽神仙 卜者，年四十餘。

看護婦 二人 傷兵 十人

紅十字會會員 四人

第一幕 別時容易見時難

時期 一九二一年

地點 南京

佈景 一間西式的大廳

人物：

亞夫 國維 婉仙 秀英 老太 得勝

開幕：國維在廳中拍球遊戲，秀英自內門出，手持雞毛帚清潔桌椅。

秀英 (望時鐘) 少爺，時候不早了！你還不上學去嗎？

國維 今天學校裏放假。

秀英 爲什麼放假？

國維 昨天先生對說：『江蘇今年水災很利害，我們學校要演戲籌賑，』故此今天放假來預備新劇。

秀英 少爺！你要上台去做戲嗎？

國雄 戲是那些大學生做的，我們小學生只去唱歌。

秀英 唱什麼歌？

國雄 我要去唱一隻『自由之神』。

秀英 少爺！你可以先唱給我聽聽嗎？

國雄 你踏琴，我來唱。沒有琴和着是不好聽的。

秀英 少爺，我連學堂都沒有進過，那會踏琴呢？好少爺！請你自己一個人唱給我聽罷。我很想聽

『自由之神』的歌。

國雄 誰生出來就會唱歌，誰生出來就會踏琴？你不學，自然不會，你進學堂去學學就會了。

秀英 少爺，你別說罷！我那裏有這樣的福氣，能夠和那些有錢的小姐們在一塊兒念書呢？少爺！

你唱『自由之神』給我聽罷！

國雄 好！我唱給你聽罷。（唱）（歌見於南高附小的唱歌集中）

(唱歌之時，秀英聽出神了，不覺把手裏的雞毛筆也掉在地上。歌聲剛剛歇了，軍官從外入)

亞夫 好一個自由之神！誰唱得這樣好聽？(一面走進來一面說)

國雄 (很愉快的雀躍至其父之前) 爸爸回來咧！爸爸！『自由之神』是我唱的。

亞夫 (坐下撫其子之首) 小寶貝！我的心肝！我見你的一舉一動，就好像見了『自由之神』一樣了。(回頭望着秀英說) 秀英！太太在那裏去請她出來。

秀英 是啦。(下)

國雄 爸爸！你爲什麼不常常回來呢？

亞夫 孩子啊！你爸爸何嘗不想常常回來看看你。唉！然而……(搖首不語)

國雄 爸爸！我今早看見媽媽自己一個人坐在房子裏面哭呢。我問她爲什麼哭？她總不告訴我！

你去問問媽媽罷！

亞夫 我的兒啊！你只看見你媽媽的哭，你那能看見你爹爹的淚痕呢？(言已垂淚)

國雄 噢！爸爸！你又爲什麼哭呢？

亞夫 我親愛的兒啊！你從今天以後，恐怕很難見你爸爸的面了。

國雄 爸爸！你要到那兒去呢？

亞夫 我要到湖南去。

國雄 去幹什麼呢？

亞夫 去打仗！

國雄 爸爸爲什麼要打仗呢？

亞夫 （垂首搖頭默默不語）唉……

（秀英端茶出，婉仙隨後上）

國雄 （急趨至其母前）媽媽！爹爹要去打仗！

婉仙 （聞語作驚疑狀）真的嗎？

國雄 真的！剛纔爸爸告訴我的。我去告訴祖母去！（作欲入內狀）

婉仙 （急止之，淒楚無語，只搖手示意）……

亞夫（沉思了一會兒，覺得不能不告訴他的母親，遂揮手使其子入內。）（秀英隨之）

婉仙 你今天真要開差嗎？

亞夫（良久不語，微點其首）……

婉仙（酸楚萬分，以巾掩面哭）唉！你今天就要去嗎？

亞夫（無可奈何的答她）我知道你的苦處，我想你也知道我的苦處。人生誰不想在家裏享受家庭的幸福？誰願拋棄棄母出去打仗？唉！上官的命令，我也沒法！可恨他們主張南北戰爭，來爭權奪利，就把我們軍官兵士的性命當作兒戲！作他們的爪牙！供他們的犧牲！我現在處於奴隸的地位，爲衣食問題，又不能不掩着良心幹下去。然而一想到要去替人家爭權奪利，真是又氣又恨！

婉仙 你不是常對我說，要去改革軍界，做軍人的模範嗎？我看這次的戰爭，或者能夠給你一個改革的機會罷。

亞夫 我心裏也常常想找一個機會去改革中國的軍界。不過這一次，不是改革的機會。試問南

是何人？北是何人？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同胞。有什麼可爭？有什麼可戰？所爭者權利！所戰者地盤！他們正在利慾薰心的時候，我一個人那能改革他們呢？我這次忍辱負重，掩着良心去打仗，實在是無可奈何！唉，這些囉嗦的話，我不願和你再談了！我今天回來有幾句緊要的話對你說。我此次出去，自問是兇多吉少。我出去之後，家裏一切的事情都要你主持了！媽媽年紀老，望你代我盡子之責侍奉她！國維年紀小，望你好好的養育他！不幸我戰死沙場，九泉之下也是感激你的！

婉仙 你請放心！這些都是我的責任，我當然要盡的。但是你我一旦又要分離，教我怎樣捨得你？
（哭着說。把戒指除下來）這是我的戒指，你帶在手上，就好像時時見着我一樣。（把戒指套在其夫指上）

亞夫 （此時說不出的傷心，惟有垂頭飲泣）唉！這真叫人英雄氣短……

（國維扶其祖母上）

老太 亞夫你回來啦！今天放假嗎？噯，我的兒啊！你看你的臉給太陽晒得炭一樣黑，叫我好不

傷心就是不放假，也該請假回家歇息歇息。令我見見你，開心開心兒啊！你要曉得，你的娘今年六十多歲了，和你見面的日子很少了。（回頭對秀英說）秀英！倒水給老爺洗臉順手兒沏茶來。再去告訴李媽，燉一個雞子給老爺吃！

亞夫 媽！你老人家別張羅啦！今天不是軍營裏放假，也不是我自己請假回家，我回來對你老人家說幾句話，我就要去啦。

老太 我的兒！你不容易回家一盪。爲什麼一回家就要走？你要上那兒去呢？

亞夫 我去……去……去打仗。今天特自回家和你老人家告辭的。

老太 噯唷！我的兒啊！你真忍心離開我嗎？你爲什麼早不對我說，到今天纔告訴我。我只有你這一個兒子，我死也不放你去打仗！少奶（對婉仙說）他瞞着我，你也瞞着我，你早不告訴我，現在又不勸勸他。你不要丈夫，我却不能不要兒子！

婉仙 他這一次是不能不去的，勸也無益。我並不是不愛丈夫，我愛丈夫之心，恐怕比老人家愛子之心還要切！

亞夫 媽！你老人家不要傷心。出去打仗並不是一定不能回來的，而且我打仗已經慣了，那一回是有危險的呢？

老太 你不要騙我。十個去打仗，九個都是沒得彩頭的！前幾次你不過是傲倖罷了！你出戰一回，我的老骨頭（自指）總要瘦了幾分。孩子啊！你的媽已經六十多歲了，還能經得起這樣的悲傷嗎？

得勝 （從外匆忙入，立正。）陳團長！外面弟兄都預備好啦。聽候團長命令出發。

老太 （拿起拐杖擊得勝）趕他出去！趕他出去！我的兒子不比你們這些賤骨頭，你們要打仗，你們自己打去。（得勝退）

婉仙 婆婆！不要錯罵他們。出戰是他們長官的意思，他們自己也是不情願去打仗的。

亞夫 （起身作告辭狀）媽！請你老人家保重！保重！我去啦！

老太 （趕快起身緊握其子之手不放）我的兒啊！你好忍心啊！你不看我的分上，也應當替你妻子想想。你去之後，家中的事誰人照顧？我有差遲誰來服侍我？倘若病死了，有誰來送我的終？我

的兒啊！你好忍心啊！我不如死在你的跟前，倒得你送我一場罷……（大哭作求死狀）

亞夫（跪在其母膝下，一面哭，一面說）媽，我實在是不孝，自古道，忠孝不能兩全。爲國就不能爲家，爲家就不能爲國。望你老人家當少生了我一個兒子罷。（操場上喇叭嗚嗚的響）

得勝 匆忙自外入陳團長別團已經出發了請團長出去……

亞夫 知道了！（得勝退立一旁）（是時老太太緊握其子不放，而操場上喇叭之聲又嗚嗚的催人，亞夫此時情急智生，遂改容對其母說）媽！你放手罷！我不去打仗了！（右手除軍帽給他的母親）如果你不相信，我把這頂帽子交給你，我沒有這頂帽子就不能出戰了，我現在不出去打仗了，在家服侍你老人家了，請你放手罷（陳母接其帽遂放手）

得勝 團長請……

亞夫 知道了！過來（向得勝耳語，並示以眼色）得勝！你出去對大衆弟兄們說我不去打仗了！

得勝 是！是！（立正行禮而下）

老太（氣喜揚眉的）是啦！這纔是孝義呢，孩子啊！我勸你不要吃這碗血腥的飯了，你幹快去把

這個差事辭掉罷！

亞夫 媽啊！這碗軍界的飯真是難吃，我有機會總要把差事辭掉不幹的。

得勝 (自外匆忙入) 陳團長！王大人請團長出去談話！

亞夫 什麼？

得勝 王大人請團長出去談話！

亞夫 (故意問之) 不是要我去打仗罷？

得勝 不是！王大人只請團長出去談話。

亞夫 (故意答之) 好！你先出去告訴王大人，說我馬上就來。

得勝 (會意) 是啦！(立正行禮而下)

亞夫 (對其母說) 媽啊！王大人請我出去談話，你把帽子給我罷！

老太 你不是出去打仗罷？

亞夫 不是！我出去和王大人談幾句話就回來。

老太 王大人是誰？他的官比你大還是比你小？

亞夫 （此時喇叭之聲嗚嗚又響。焦急萬分）王大人是旅長，他的官比我大。媽！請你趕快給帽子

給我罷！

老太 （以帽給之）你趕快出去講兩句話就回來！

亞夫 （接帽帶之）是啦！我馬上就回來。（走至門口時，以手招婉仙，婉仙行近他和她握手）請了！

我去啦！家中各事，請你料理一切。（對其母點首）媽！我去啦！望你老人家保重！

老太 我的兒啊！你去那裏嘍？你好好忍心啊！（追其子昏倒在地）

（幕下）

第二幕 憶君迢迢隔青天

時間 與第一幕相隔三個月。

佈景 一面是婉仙的臥室，室內陳設得很整潔。壁上掛着軍官亞夫的照片。一面是內廳的景緻。當中壁上掛着一個觀音菩薩像。前有一張桌子上，面擺着香爐燭台桌，旁兩張中國式的木靠椅。內廳和臥室只有一壁之隔，有門可彼此相通。

人物：

老太 | 婉仙 | 蔡傑人 | 國雄 | 秀英 | 賽半仙

這時正是早晨，婉仙剛纔起來。惺忪的雲鬢，斜覆在猶帶睡態的眼臉上。她斜倚在沙發榻上，凝神看着她丈夫的照片。

國雄正從床上爬起來，手搓倦眼，懶洋洋的走到他母親的後面。

國雄 媽媽，早安！（婉仙不覺仍看着其夫的照片）媽媽，早安！你爲什麼起來這樣早呢？（以手撫其母之背）

婉仙 (回頭過去順勢把他拖入懷中) 我的寶貝, 再去睡一會兒啊! 天還早呢。

國雄 媽, 我不能再睡了! 我剛纔是從夢中驚醒的。

婉仙 小孩子什麼夢呢?

國雄 我夢見爹爹給了一個菓子給我, 不知什麼地方來了一隻惡狗, 一口把我的菓子搶去了。

我大哭就醒了。媽啊! 爸爸……

婉仙 (不忍聽其子的說話) 你趕快去穿衣裳罷, 不要受涼了!

(國雄去床上拿了他的衣服出來)

國雄 (撒嬌的樣子) 媽! 我要你和我穿衣裳!

婉仙 自己穿! 不要倚賴人!

國雄 不! 我不! 我要你和我穿。

婉仙 (替其子穿衣) 穿好了。鈕子你自己扣罷!

國雄 (一面扣鈕時一面說) 爹爹在家的時候, 我跟奶奶(即祖母)睡。爹爹不在家的時候, 我和

媽媽睡。媽媽！我以後不跟奶奶睡了。

婉仙 什麼原故呢？和奶奶睡不好嗎？

國雄 奶奶近來每晚咳嗽的很利害，我睡着的時候，常常是被她吵醒的。

婉仙 你願常常跟着媽媽睡嗎？

國雄 是的！我跟着媽媽好睡得很，一覺睡到天亮打雷的時候，我縮在媽媽懷裏，什麼東西也不怕。

婉仙 孩子啊！你能跟着媽媽……唉！你還是……（急轉以他語）去看看奶奶起來沒有和奶奶請安去（國雄入內）

（婉仙從榻上起來打了一個呵欠，懶洋洋的伸了一下腰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唉！

國雄（自內出）奶奶還沒有醒呢。

婉仙 時候不早啦，你趕快上學去罷。秀英！秀英！

秀英 少奶什麼事（自外入來）

婉仙 你領少爺到外面去吃早飯之後，送少爺到學校去！

秀英 是啦！少爺，我送你到學校去罷！（國雄跟着秀英，很愉快很活潑的下去了。）

婉仙 （凝神看着她丈夫的相片。回首仰視着天空。慢慢兒屈一膝跪下去，雙手合捧在胸前，在房裏祈禱上帝庇佑她的丈夫。）我慈愛的天父！全智全能的上帝！求主以聖靈的恩惠，把一切博愛，快樂，和平，忍耐，誠信，溫柔，中正的種子，散播在那些軍人的心上。使他們早日回頭停止戰爭。使我的丈夫早日平安回家。天父！我萬民託庇的天父！求你准我的懇求。亞門。

（祈禱完了，秀英自外持報紙入。）

秀英 太太！少爺已經到學校去了。我回來的時候，在街上買了一張報紙。老爺雖然沒有信回家，看看報紙或者可以得他一點兒的消息。

婉仙 （接報在手）秀英，你真是好孩子！你知道我的心，不枉費我痛愛你一場了。（看報）

秀英 （站在一旁）報上怎樣講？老爺有消息沒有？

婉仙 報上說南軍已經退到長沙，北軍佔領岳州。內閣總理贈一把獅頭刀獎賞前敵總司令。你

老爺的消息一點兒都沒有呢。

秀英 太太！你不要着急。老爺是有福的人，天保佑着，一定升官發財的。

婉仙 秀英，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可惜沒有念過書。故此一心只望老爺升官發財。秀英，你要知道，趁着國家的內亂，自己乘勢去升官發財的人，簡直是趁火打劫的強盜！你想想老爺是這種人不是？秀英，你進去看看老太太起來沒有？

秀英 是啦！（下）

（婉仙此時坐對梳妝檯自理頭髮。老太太從內廳出，手裏拿着三枝香，左手上掛着一串佛珠。把香燭點好，便跪在蒲團上呢呢喃喃的誦起經來）

老太 （向菩薩叩了三個頭）觀音老菩薩保佑我的兒子，平平安安早日回家。我給觀音娘娘念經，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秀英捧面盤水從左邊門上，見老太太念經又趕快縮回。老太見之急呼秀英。）秀英來！你在那裏鬼頭鬼腦幹什麼？

秀英 我打水給你洗面的，老太太！你一早起來還沒有洗臉呢。

老太 嚶唷！該死！我得罪觀音菩薩啦！沒有洗臉漱口就誦起經來，罪過！罪過！（急忙向觀音作揖）
觀音娘娘！我實在是老糊塗了，求娘娘恕我的罪。（轉過來罵秀英）秀英！你這賤骨頭！爲什麼不早些倒水給我？你不知道我天天早上都要念佛，求菩薩保佑你的老爺早日平安回家的嗎？這
回老爺平安便罷，不然我一定不放過你這個小蹄子！（一面洗漱一面說）

秀英 老太太！我一早就起來啦。因爲送少爺到學校之後，回家和太太又多談了幾句話，故此倒水給老太太就遲了一點。老太太！求神拜佛全講一點心，就是一時忘了洗臉我想也不要緊的。

（婉仙梳好頭了，急忙從房裏出來）

婉仙 婆婆爲什麼一早起來就嘔氣呢？

老太 不曉得那兒來的賤東西，把我的洗臉水也忘掉倒給我了。還教我得罪了觀音老菩薩。
婉仙 婆婆！這是我的不好。因爲我和她多談了幾句話呢。

老太 少奶！你是主婦！她是丫頭。你和她談話，不怕降低了你自己的身分嗎？

婉仙 婆婆！你這句話我是不敢說的，秀英也是一個人，人和人講話，我看來是沒有高低的分別的。秀英這個孩子，實在是可愛，她常常記掛着老爺，時時請問老爺的消息呢。

老太 （望着秀英現出很慈愛的樣子說道）秀英！我錯罵你了，原來你是一個好孩子！唉，少奶做丫頭的尙且這樣掛念她的老爺，爲母親的更不知道掛念一塊肉到怎麼樣了！（拭淚）唉！去了半年只有一封信回家。真叫人憂愁死了。唉！我的兒啊！你好很心啊！（嗚咽起來）（復大咳不止）

婉仙 （爲之捶背）秀英！去倒杯茶出來給老太太。

秀英 （端面盤在手）是啦！（下）

婉仙 婆婆！你的年紀已老，不要太傷心了。他沒有信回家，我想是不得空寫信的原故，婆婆你放心罷！

老太 現在誰能知道他的消息呢？唉！我近來心驚肉跳，時常夢見他。少奶！我昨晚做了一個夢，把我嚇得不得了。

婉仙 什麼夢呢？

老太 我夢見我們園子裏，有許多活鬼跑來跑去，張開口要吃我。少奶！這個惡夢不知是兇還是吉呢？

秀英 (端茶出) 老太太！喝杯茶罷。

老太 秀英！你進去把那本玉匣記拿出來給我。

秀英 是啦！(下)

婉仙 婆婆拿來幹什麼呢？

老太 玉匣記是詳夢的書，我要拿來查一查我做的那個夢，是吉還是兇？

婉仙 婆婆！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夢和人的吉兇我看來是沒有關係的。

(秀英拿書出來交給老太太)

老太 (拿書遞給婉仙) 少奶，我的眼睛不好，不能看這小字，你替我查一查罷！

婉仙 (接書過來大略翻了一下) 婆婆好了！你不用憂愁了！書中說『活鬼在園百變去』婆婆！你昨晚的夢，是好夢。你放心罷！(故意作吉祥語以慰之)

老太（面現笑容）真的嗎？拿來我瞧一瞧！（接書過來看了一會兒）不錯對的！『活鬼在園百憂去』少奶書上雖然是這樣講，我還是有點不放心！秀英！你到巷口去請那個賽半仙來我問問他，叫他卜一卦看看！

秀英 是啦！

婉仙（秀英正欲下去的時候，婉仙急止之）秀英，過來我有句話對你講！（秀英行近她的身邊，她便與秀英耳語。秀英頻點其首）

老太 你們又在這裏搗什麼鬼？秀英，趕快去叫賽半仙來罷。

秀英 是啦！（下去）

婉仙 婆婆，我們並不是搗什麼鬼。我叫秀英在路上順便帶兩個雪梨回來給國雄

老太 國雄這孩子實在是可愛。不過他常常愛學他老子操兵打仗的樣子。我看了心裏面是很難過的。難道真是將門出將子嗎？

婉仙 國雄大了，我死也不讓他去走軍界的。我們受他老子的苦已經受够啦，我們還能忍心令

別人再受他的苦嗎？

(秀英扶賽半仙入)(婉仙下)

秀英 賽半仙來了。

半仙 你們家裏有狗沒有？有坡臺請你告訴我！

老太 先生請坐。(秀英端了一張沙發椅給他坐)

半仙 (坐的時候，先以手摸着椅邊。誰知沙發椅是活動的。他坐的時候椅子往後一退。他便坐了個空。一交躓在地上) 倒霉！這是什麼椅子啊！(坐下) 老太太叫我來算命還是卜卦呢？

老太 請先生來卜卦的。

半仙 求財卦，還是行人卦？

老太 行人卦。請先生卜一卦看我的兒子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半仙 少爺到了什麼地方去呢？

老太 到湖南打仗去了。

半仙 哦！哦！待我來替你卜一卦文王神卦罷。（從身上把卜卦的東西拿出來）請你們點三枝香來！

老太 秀英！點三枝香來！

秀英 是啦。（點了三枝香給半仙）

半仙 （拿香在手，口中喃喃的說了一會兒，便把香插在桌縫上，拿出卦筒望桌上一傾，擲出三個銅錢出來，他拿手把銅錢摸了會，又把錢入卦筒中再擲。如是者六次，每擲一次後，口中便念一句卦語）這是一個單。這是一個拆。又是一個單。這是一個交。這是一個單。又是一個交。（總念一句）單，拆，單，交，單，交。這是一個水火既濟卦，變爲天火同人卦。老太太這個卦很好，是財旺官興之象。少爺早則今年七、八、九、十，四個月當中一定回來。遲則明年正、二、三、四、五、六月間一定回來。今年不回來，再看明年，明年不回來，再看後年。後年不回來，再看大後年。少爺一定回來的。

老太 他現在的人怎麼樣呢？

半仙 少爺在外面平安吉慶。老太太你放心罷，不過……（搖首不語）

老太 不過怎樣呢？請你照直說罷。

半仙 我們卜卦的人，不會說假話的。我現在照直說出來，請你不要見怪。

老太 （焦急狀）不見怪的，照直說罷！

半仙 這個卦是很好的。不過……（搖首不語）

老太 （焦急萬分）怎麼樣？請你快說罷！

半仙 不過有一點小小的災星，然而不要緊，我有方法把他解除的。

老太 先生既然能够解除災星，就請先生替他解除罷。

半仙 請問老太太要大解難還是小解難？

老太 大解難怎麼樣？小解難怎麼樣？

半仙 小解難八百八，大解難一塊零二。

老太 要大解難！

半仙 大解難就一塊零二。

老太 是啦！就一塊零二罷。先生能够愈快替他解除愈好。

半仙 那是一定的。我回去馬上就替你解難就是了。請你把買香燭的錢給我罷。

老太 (掏錢出來) 這是你卜卦的錢。這是你大解難的錢。拿去罷。勞煩你了。

半仙 (搖手作客氣狀) 用不着用不着這樣快！

老太 要的你拿去罷！

半仙 (接錢在手) 那就謝謝老太太了。

老太 秀英！你好好的扶先生出去罷！

秀英 是啦。(扶半仙下)

婉仙 (自內出) 婆婆！剛纔卜的卦怎麼樣？我猜是很好的罷。(微笑)

老太 是的是的！他快要回來了。

(傑人在外叩門)

秀英 誰啊？誰啊？你是誰啊？

老太 秀英！快去開門！恐怕是你老爺回來了。

秀英 是啦。（下去作開門）

傑人 姐姐，好久沒見了。太親母你老人家一向可好啊？

婉仙 弟弟，你什麼時候回來的？你一向可好啊？請坐罷。秀英，給舅少爺沏茶來。

老太 舅少爺你近來好啊？

傑人 託福，託福。

老太 舅少爺，你剛纔打門的時候，令我空歡喜了一場，我以為是你的姐夫回來呢。

傑人 姐夫近來有信回來嗎？

老太 你姐夫上湖南打仗去啦。一去半年，只來過一封信，現在不曉得怎樣呢？唉！真是叫人憂鬱

死了！

傑人 太親母！不要憂愁。我看姐夫或者是因為軍事太忙，沒有空寫信回家罷了。

老太 我也是這樣想。只有求神拜佛保佑他就是了。我真不知道他們爲什麼常常要打仗？你姐夫打了十多回仗了，打來打去還不過是一個團長。倒先叫家裏的人替他擔憂死了。

傑人 事已如此，擔憂也無益。我勸你們還是放開心腸罷。

婉仙 弟弟你近來好嗎？

傑人 我在鄉下教書，雖然覺得寂寞一點，然而有一種特別的風味。說不出的快樂。這兩天因爲放春假，我所以就回來看看我家裏的人。順便也過來看看姐姐和太親母。

婉仙 弟弟！你從事教育，真是好極了。一方面能够替社會服務，一方面又能够顧全家庭之樂。我真是羨慕你，將來國雄大了，我也要叫他學你這樣。

老太 我也是這樣想！舅少爺！你回來能够住幾天呢？

傑人 我這次回來順便要辦一點學校用的東西。多則停留兩個星期，少則一個星期。就要回去了。

國雄 (放學自外歸) 奶奶(鞠躬) 媽媽(鞠躬) 舅舅(鞠躬) 舅舅！你什麼時候來的？你有帶櫻桃

來給我嗎？

傑人（拖至懷中）好外甥！幾個月沒見，倒長得這樣胖啦！（以手攝其頰）櫻桃還沒有長紅，下次我再帶來給你罷。

國雄 舅舅等到櫻桃熟了的時候，請你來帶我到鄉下去。

婉仙 只要你喜歡去就好了。

老太 哼！櫻桃熟的時候……

秀英（外面進來，手裏拿着一封信）太太老爺可來信啦！（以信給婉仙）

婉仙（拆信看的時候，現出酸楚的樣子，持信默看不放）……

（衆人作驚訝狀凝視婉仙）

老太 媳婦信裏怎麼樣講？（婉仙不答）

傑人 姐姐信裏到底講些什麼話？（婉仙仍不答，轉過頭來看國雄）

國雄 媽媽爸爸信上怎講呢？

可憐閨裏月

一百十五

婉仙（懶懶地嘆了一口氣）唉！你爸爸打敗……唉！沒有怎麼樣！

（衆現驚色）

（幕急閉）

第三幕 古來征戰幾人回

時間：與第二幕相隔一星期

人物：

亞夫 得勝 余百忍 紅十字會員四人。看護婦二人。傷兵十人。

佈景：一個傷心慘目的戰場。戰場上軍士死傷狼籍，白骨無數。戰場左方有幾株被礮火擊毀的春柳。柳外隱隱露出一道戰壕。戰場右方有一個紅十字會的營幕。營頭一燈熒熒。此時正是深夜。半空中懸着一輪明月，放出慘淡的青光，照在這淒涼悲慘的戰場上。（台上下電燈全熄，從舞台旁放出一種綠光照在戰場上。）

將要閉幕的時候，幕內做出種種可怕的聲音：槍聲，礮聲，喊殺聲，軍號聲一時並作。

開幕後，靜寂無聲。隔了一分鐘的時候，傷兵呻吟聲四起。看護婦二人正在替一個傷兵救傷。

百忍（自營幕內出來，把抬來的傷兵看了一眼）唉，可憐！這次傷兵真是不少啊！

婦甲 余先生！那一回戰爭不是死傷幾千萬人的！

百忍 他那裏有傷？

婦乙 (指着傷處說) 他腰部中了槍彈。

百忍 (搖頭嘆惜) 唉，可憐得很！危險極了！(替傷兵醫治，看護婦爲之包裹。把已經抬來的五個

傷兵逐一醫治畢。紅十字會員接二連三的又抬了五、六個傷兵入來。百忍逐一的替他們醫治。治畢把他們放在營前的空地上。)

(紅十字會員，抬亞夫上，得勝手持其帽，跟在後面。)

紅甲 (即紅十字會員甲) 余先生，這個軍官受了重傷。

百忍 抬來看。(解衣視傷，微搖其首) 把他抬到帆布床上罷！(會員把他抬到營前的帆布床上)

得勝 (對軍醫行了一個軍禮) 余大人，我們大人的傷不要緊罷？

百忍 你是他的什麼人呢？

得勝 我是他的護兵，連得勝。我們大人的傷究竟怎麼樣？

百忍 現在很難說，我們盡心醫治就是了。

得勝 (忙急的樣子，急從醫生的藥囊中搶了兩三瓶藥出來交給軍醫) 余大人，請你趕快醫治我們大人罷！

百忍 (搖手止之) 不不……你不懂的！

得勝 不是這些藥嗎？(急忙放下，又另拿幾瓶出來給軍醫) 是這些藥嗎？

百忍 够啦！你不要在這裏糊塗啦！你好好的站在一旁服侍你的大人，我自然有方法醫他的。

得勝 (趕忙立正行禮) 是是(站在一旁)

亞夫 (軍醫替他醫治的時候，悽慘痛呼，手足亂動，表示痛極的樣子) 噯喲！噯喲！……噯喲！我的天啊！噯喲！噯喲！我的媽啊！噯喲！痛死我啦！

(得勝此時站在一旁搖頭垂淚)

百忍 (把亞夫醫治完了，回頭對得勝說) 你不要哭，哭也沒用。你可以在這裏同看護婦好好的照應他。最緊要不可和他談話。

得勝 是是！

百忍（對看護婦說）你過半個鐘頭，送一杯這種藥給他吃。你好好的看護他。我還要下去醫那些受傷的兵士。

婦甲（看護婦甲的簡稱）是啦。

（百忍與婦乙同下）

得勝（站在一旁屢窺其大人的動靜）可憐我的大人，不知是生還是死呢？早知道這個樣子，我在開差的時候就不催他來了。

婦甲 我真不明白你們當兵究竟有什麼意思？你們究竟爲什麼要常常打仗打勝了你們有什麼好處？

得勝 我們平常自己一點也不曉得，到現在我纔曉得當兵是……

（一個傷兵呻吟起來，看護婦急忙過去看他。得勝的話因此打斷了。他也跟着過去看那個呻吟的傷兵）

兵甲（即傷兵某甲）噁！噁！痛啊！（從地上坐起來，擁着大腿叫痛）我口乾得很，給一杯水給我。（

着護婦把一杯水給他)

得勝 (作驚訝狀) 咦! 你不是范金標嗎? 爲什麼在這裏?

兵甲 我運子彈的時候, 給人家打傷的。

得勝 傷在那裏?

兵甲 傷在大腿。得勝你爲什麼也到了這裏呢?

得勝 陳團長打傷了, 抬到這裏來醫治呢。

兵甲 (作驚訝狀) 什麼? 陳團長也打傷了嗎? 唉! 這碗軍界的飯真是不能吃。我好了之後, 寧可做

告化子討飯, 也不再當兵了。(對看護婦說) 請你再倒一杯水給我。(看護婦下)

亞夫 (長恨一聲) 唉! 勝了沒有?

得勝 (急忙走過去) 得勝在這裏。

亞夫 (奮興起來) 呀! 得勝了! 殺! 殺! 殺!

得勝 (扶着亞夫) 不是得勝, 是護兵連得勝在這裏。

亞夫（精神略清爽些了）什麼？不是打勝嗎？原來是你，你在這裏幹什麼？

得勝 我在這裏伺候大人的。

亞夫 得勝！你爲什麼把我領到樹林裏來？這個時候，戰場上能够離開我嗎？

得勝 大人受傷了。那能……

亞夫 糊說！我那裏有傷？

得勝（手指其傷處）這不是傷嗎？

亞夫（手撫傷痕，眼向上視，面色驟變）唉！我受傷了。（身向後便倒）

得勝（驚惶大呼）救命啊！大人不好了！

百忍（急上）什麼事？（見了得勝便罵）我叫你不要和他說話，你爲什麼偏要和他說話，（回頭

罵看護婦）你爲什麼不在這裏好好的看護他？

得勝 不是我和他講話，是他要和我講話的。

百忍 算啦，你不要多講話啦。（對看護說）把那瓶藥水拿來！

(看護婦把藥倒在杯裏給亞夫喝)

百忍 (拿聽筒及驗溫器出來，把亞夫檢驗了一番) 唉！可憐……(搖頭不語)

得勝 余大人陳團長究竟怕不怕？

百忍 (只搖頭不語)……

得勝 (着急狀) 究竟怎麼樣？

百忍 (手撫其脈，仍搖頭不語)……

得勝 你儘在那裏搖頭幹什麼？你搖頭說大人沒救呢？還是說大人不要緊呢？

百忍 (以手止之，仍搖頭不語)……

得勝 (把得勝急得哭起來了) 我我我的大啊！你究竟怎……怎……怎麼樣了！唉！如果給老太

太知道，不知多麼傷心啊！

亞夫 (因得勝這一句話，遂聯想到家中的老母，因此便生出一種錯覺，誤認老醫生是他的老母) 媽啊！我的媽啊！孩兒不孝，把你一個人丟在這裏。唉！媽啊！我死了之後，你千萬不要傷心，你

還有你的媳婦可以侍奉你，你的孫兒伴着你。媽啊！你好好的保重罷！

百忍（搖首垂淚）你不要認錯人，我不是你的媽媽。你好好的安心休養罷。

亞夫 媽媽啊，你還不認我嗎？我死了之後，我的魂魄半步也不能離開你的。

百忍（見他神經已昏亂，急假裝其母安慰之）我的兒啊！你媽媽在你旁邊看着你。你好好的睡罷，（對看護婦說）把安腦藥拿來給他吃。

婦乙（拿藥上）吃了這杯藥罷。

亞夫（見看護婦送湯藥上，誤認是他自己的妻子）我親愛的婉仙啊！我和你永別了！我和你十年的夫妻，想不到今天在這裏和你分別！你如果是真愛我的，請你原諒我。不要憂愁！放開心腸，維持我的門戶。媽媽年紀老，你好好的侍奉她。國雄年紀少，你好好的教養他。我在九泉之下，也是含笑感激你的。

百忍（此時又好笑，又心酸）她是看護婦。你把這杯藥好好的吃了，靜靜的睡一會兒罷。（亞夫把藥飲了便睡下。）拿個枕頭來給他。（對看護婦說）

婦甲 (入內取枕頭出來) 余先生! 枕頭拿來了。

百忍 給他墊頭，墊高一點。

亞夫 (把枕頭誤作他的兒子。把枕抱在懷中，與枕接吻) 兒啊! 我親愛的國維兒啊! 你不能再見你爹爹的面了。

婦甲 (奪去他的枕頭，扶他睡下) 這是一個枕頭，不是你的兒子。

(此時舞台後面，可怕的戰爭聲音又大作。紅十字會員又陸續的抬了兩個傷兵進來)

百忍 唉! 這次的戰爭真是死傷不少啊。這裏人滿了，你們把這兩個傷兵抬到後面去罷。(紅十字會員把傷兵抬下。軍醫拿了救傷器具與看護婦同下。將要入內的時候，急回頭對得勝說)

你好好的看着他! 我去一會兒就來。最緊要不可和他談話。

得勝 是! 是我這次絕不和他講話了。(醫生看護同下)

(得勝此時小心翼翼的看看亞夫，見他蓋的氈子要掉在地上，他趕忙拾起來替亞夫蓋好。誰知這一蓋，又把亞夫驚醒了。)

亞夫 得勝，老太太和太太上那兒去啦？

得勝 她們沒有來。她們……（此時記起醫生吩咐他的話，他，便不敢再和亞夫講話）我不和你

講話。（離開亞夫）

亞夫 得勝，你過來把我的戒指除下來！

得勝 （遠遠的立着說）我不能和你講話。

亞夫 過來把我的戒指除下來，你把他帶回去交給太太。

得勝 （把他的戒指除下）我不和你講話。

亞夫 得勝！我不能活了！你把這個金戒指帶回去交給太太。你把我在這裏的情形告訴她。說我醫好了就回家。叫他們不要傷心。得勝！你回去罷。得勝！我還有一件要緊的事告訴你，你回去千萬不要把我的消息告訴老太太。

萬不要把我的消息告訴老太太。

得勝 大人，我現在怎能忍心離開，你我願跟着大人，生則同生，死則同死。我今天斷不能離開你。

亞夫 得勝！你趕快回去罷！不要再當兵了，我今天纔覺得，當兵實在是沒有什麼意思的。我們何

苦拿性命去替人家爭權奪利！我們何苦拿槍礮去殺我們親愛的同胞！得勝啊！你回去罷！你不要再夢想升官發財了！我當了十年的軍。結果也不過是這樣！你看寒心不寒心呢？得勝啊！你回去罷！

得勝（聽了這一段話傷心起來了）大人我……

（此時舞台後面槍礮聲又大作）

亞夫 得勝！趕快走回去！敵兵衝鋒來了！你趕快回去罷！（欲勉強起牀，一交跌在地上死了）

得勝（撫尸大哭）唉！我的大人啊！

（幕急下）

第四幕 猶是春閨夢裏人

時間：與第三幕相隔七天。

人物：

婉仙 老太 國雄 秀英 亞夫

佈景：婉仙的臥室。室內陳設得很清潔。室的右面斜斜的擺着一張鐵牀。當中一列四個窗。兩個閉着，兩個開着。從開着的窗中望出去，可見婆婆的樹影。樹梢上現出一個光輝皎潔的明月。一片如銀的月光，從窗中射進房裏。窗下有一張沙發床。床頭有一張小圓棹，棹上點着一盞洋燈。婉仙坐在榻上看報。國雄靠着她的身旁。

國雄（帶哭的聲音）媽媽啊！爸爸呢？

婉仙 乖乖，你爸爸在營盤裏。

國雄 媽媽，爹爹爲什麼還不回來呢？

婉仙 你爸爸打仗去了，那能這樣快回來呢。

國雄 打仗是什麼東西？爸爸爲什麼要去打仗？

婉仙 打仗是老虎，是可怕的東西。我也不知道你爸爸爲什麼要去打仗。國雄！時候不早啦，去睡罷！

國雄 （撒嬌的狀態）不！不！不！我不睡！我要等爸爸回來！

婉仙 你等爸爸回來幹什麼？

國雄 我向爸爸要皮球玩，要糖菓吃。

婉仙 你爸爸今晚不會回來的。你趕快去睡罷！

國雄 我不睡！我不睡！我今晚一定要等爸爸回來。

婉仙 乖乖聽媽媽的話去睡罷。媽媽給你兩個銅子明天買東西吃。

國雄 （氣憤憤的把銅子丟在地上大哭起來）我不要銅子，我要爸爸媽！你把爸爸給我！爸爸！

啊！你趕快回來啊！

婉仙 （悲不自勝，以巾拭淚）不要哭，吵醒老奶奶。

老太 (自內扶拐杖出) 什麼事這樣吵鬧?

媯仙 國雄這個小孩子又淘氣了。

老太 (把國雄抱在懷裏) 好孩子，不要哭。你要什麼？儘管告訴奶奶。

國雄 奶奶，我要爸爸！

老太 (不禁又感傷起來，老淚頻揮) 我的寶貝，你爸爸快要回來了，明天就回來了。跟奶奶去睡罷。

國雄 不，我不睡。

老太 (把國雄拖到鐵牀上) 我的心肝，奶奶陪你在媽媽的牀上睡罷。(他們都和衣睡下了。老

太頻搔國雄之背，久之，二人沈沈睡去)

媯仙 (見二人都睡了。恐怕他們受涼，急去關窗。當她關窗的時候，驀抬頭見了團團的月兒，便

觸起綿綿的憂思，順勢便坐在沙發牀上對月凝想。(舞台後宜用綠光照媯仙身上) 她想打斷這些思想，便懶洋洋的到書架上拿了一本書在燈下看。看不上幾篇，她便微微的睡去。於是她

愛人入夢了）（舞台的光宜略暗）

亞夫（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按着琴聲出現。——出現的時候，不可直接從台內出來。全場燈火

一黑，就急出來站在婉仙之旁。燈光復原，便開始做種種表情的動作：先以手招其妻起來。（婉

仙即從牀上起來。夢中起來步行，作種種舉動，是變態心理學中的一種現象，叫做『睡遊』*（Somnambulism）*。其次對着其妻苦笑。其次二人接吻。其次作種種手勢，將在戰場受傷，死在曠

野的情形表示出來。婉仙亦即表現極悲傷的樣子看着他。其次，向其妻搖手，叫她不要悲哀，並

拿出手巾來替她拭淚。並作出一種手勢，請其妻代他奉母教子的樣子。其次向着鐵牀慢慢的

行過去，看他的母親與兒子。剛至鐵牀旁邊，正想和他的愛兒接吻的時候，雞聲叫了，燈火一黑，

亞夫即渺。婉仙仍舊是睡在沙發上。一片陽光，從窗中進來，正照着她。（用紅光照之）她驚醒了。

她坐起來。回想夢景，將信將疑的樣子，以巾掩面而泣。（注意夢中只表示動作，而無言語）

國雄（在牀上醒了）媽啊！我起來了！你怎麼沒有睡覺呢？

婉仙（走至牀前）睡一會兒再起來罷。天還早呢。

可憐閨裏月

國雄 (跪在牀上，摟着婉仙的頸) 媽媽！你爲什麼哭呢？

婉仙 我昨晚夢見你爸爸回來的。

國雄 什麼？爸爸回來啦嗎？(他趕忙爬過去推醒他的祖母) 奶奶起來！爸爸回來了！

老太 (起來，以手揉其惺忪的老眼，打了一個呵欠) 什麼？我兒子幾時回來的？

婉仙 婆婆！他沒有回來。

老太 爲什麼國雄說他回來呢？

婉仙 國雄聽錯啦，我說我夢見他爸爸回來。

老太 原來是國雄這個孩子聽錯啦，倒叫我空歡喜了一場呢。少奶！什麼時候了？

婉仙 (看手錶) 六點三十分了。

老太 噯！我老糊塗了。怎麼昨晚一覺就睡到這個時候，你昨晚在什麼地方睡呢？

婉仙 我在沙發牀上睡的。

老太 (急忙下牀) 少奶，你趕快再睡一會兒罷！

婉仙 我不能睡，秀英！秀英！

秀英 (聞呼自內出) 太太什麼事？

婉仙 倒水給老太太洗臉。

老太 倒到我的房間去罷。(秀英扶之入內)

婉仙 (凝視壁上小照) 唉！

國雄 媽啊，你看爸爸的相片做什麼？

婉仙 (聞其子之語，愈悲不自禁，掩面而泣。)

秀英 (自外匆忙入) 太太，連得勝回來了，他說有緊要的話對你說。

婉仙 (又驚又喜) 什麼？連得勝回來了，你看見老爺嗎？

秀英 只連得勝一個人回來。

婉仙 叫他進來！

得勝 (自外隨秀英入，向婉仙行軍禮) 太太！

婉仙 得勝！你回來啦，老爺呢？

得勝 (急忙紛亂的樣子在腰袋裏摸戒指) 我帶回來了。

婉仙 你把老爺帶回來在什麼地方？

得勝 (仍舊在身上亂摸) 咦！奇怪！我明明帶了回來的。

秀英 老爺究竟回來沒有？

得勝 我是帶回來的，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啦？(雙手捧頭作凝想狀)

婉仙 得勝！你今天究竟怎的？說話這樣糊塗！你既然把老爺帶回來了，爲什麼又說不知道他跑到什麼地方呢？

到什麼地方呢？

得勝 (忽悟) 啊！我想起來了，在褲袋子裏面。

秀英 得勝！不要胡說！

得勝 (將戒指掏了出來) 太太，這就是老爺叫我帶回來的。

婉仙 老爺爲什麼叫你把这个東西帶回來呢？

得勝 (欲說不說的樣子)老爺……老爺……老爺……

婉仙 什麼趕快說！老爺究竟怎麼樣？

得勝 老爺……(哭起來)

秀英 老爺究竟怎麼樣？趕快說！

得勝 老爺死啦！他臨死的時候叫我把這個東西帶回來給太太的。

婉仙 (手拿戒指看了一會兒，淚盈盈欲出，將信將疑的樣子)得勝！這個消息真的嗎？他還有什麼話說呢？

得勝 老爺在陣上被槍彈打傷了，後來就抬到紅十字會處醫治，過不了幾個鐘頭老爺就死了。他臨死的時候，把老西醫認錯了是老太太，把看護婦認錯了是太太，抱着枕頭當少爺……唉，可憐得很啊！

婉仙 他還有什麼話說呢？

得勝 他叫你不要悲傷，好好的侍奉老太太，教養少爺。(說罷咽淚)

國雄 不好了！我爸爸死了！（哭着入內）奶奶！爸爸死了！奶奶啊！爸爸死了！

秀英 （忙拖住他）少爺！不要進去告訴老太太！我和你出去玩耍罷！（強拖之下）

得勝 啊！我又想起一句話來了！老爺臨死的時候，叫我不要把他的消息告訴老太太的。

婉仙 （拿戒指在手，呆呆的看着）唉！人亡物在，叫我看了怎……怎……怎不傷心呢？得勝！老爺究竟是那天去世的？

得勝 前天！不是還前一天！呵！不是前幾天。

老太 （自內出）得勝！你什麼時候回來的？你的老爺呢？

得勝 我剛纔回來的。老爺……（婉仙示以眼色，使不要說下去）

婉仙 他快要回來了！

老太 （歡天喜地的）少奶！觀音菩薩真是靈啊！她居然保佑我的兒子平安回家了，我們趕快燒香還願罷。少奶！你爲什麼哭呢？

（得勝此時只站在一旁想心事，不知告訴老太太好呢，還是不告訴她好呢。）

婉仙 我沒有哭，昨晚沒有睡，今早眼睛有點兒痛罷了。

國雄 (自外入急趨於祖母之前) 奶奶啊，爸爸死了。

老太 吓！不要胡說！你爸爸快要回來了。你爸爸不會死的，有觀音菩薩保佑他呢。

國雄 奶奶，爸爸真是死了，得勝把媽媽給爸爸的戒指帶回來了。(過去奪其母之戒指) 奶奶，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老太 究竟怎的得勝？老爺究竟回來沒有？(衆人皆靜默) 我的兒子究竟怎麼樣？

得勝 老爺……(秀英示以眼色，使不要說下去) 就回來了。

老太 你說老爺快要回來，爲什麼他交這個東西給你帶回來呢？他自己不會帶回來嗎？

得勝 老爺死……死……死了(哭起來)

老太 真的麼？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啊？

婉仙 (用極悲的聲音說) 婆婆，這也是天命！

老太 (聞說即昏過去，醒來大哭) 我的兒啊，你好狠心啊！我當日叫你不要出去，你偏不信我的

話，今天你真是忍心丟下我，可憐我的老命有誰來服侍呢？我的兒……兒啊！我的心肝啊！老天
啊！你要了我的命了……（昏倒在地）

衆人 不好了！老太太昏過去了！

（幕急閉）

第五幕 此恨綿綿無盡期

時間 與第四幕相隔十天

人物 婉仙 國雄 秀英 得勝 傑人

佈景 一間幽靜的孝堂，左首設着老太的靈位，右首設着亞夫的靈位，老太的靈位面前，點着白臘燭，桌圍也是用白的。亞夫靈前點着藍臘燭，棹圍是藍的。室中現出悲慘淒涼的景象。

(秀英和得勝整理靈位，清潔孝堂)

秀英 (整理靈位後，向老太靈前及亞夫靈前磕了三個頭) 老太太，望你保佑我們！

得勝 (清潔孝堂後，向亞夫靈前磕了三個頭) 可憐我的老爺已經死十多天了。老爺，望你保佑我，(說完了又磕了三個頭)

秀英 得勝！你只知道有一個老爺，你只知道求老爺保佑。爲什麼不向老太太磕頭呢？

得勝 嗚喲！該死！我真糊塗！(急向老太靈前叩頭) 老太太，請您老人家不要怪我。我向您老人家磕頭了。

秀英 老太太是你害死她的，還不給她磕多幾個頭嗎？

得勝 胡說！老太太是自己病死的。那裏是我害死的呢？

秀英 老太太的確是你害死的！

得勝 笑話！不要胡說！

秀英 我並不是和你講笑話的！我請你自己想一想！老太太究竟是爲什麼死的？

得勝 老太太是病死的。

秀英 老太太爲什麼病的？

得勝 她想老爺想病的。

秀英 誰人催老爺出去打仗的？你看今天這種情形可憐不可憐？

得勝 (想了一會兒，半日答不出來) 是……是……是我催老爺出去的。(急忙又向老太太靈前

跪下) 老太太請你恕我的罪！老爺出去打仗，是上頭官長的命令，我不過來催了老爺三回罷了。老爺當了軍人，就不能不去打仗。打仗害死了老爺，又害死了你。更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老

太太我現在知錯了！我死也不願再當兵！我死也不再替人家爭權奪利去打仗了！（起來站在一旁）

婉仙（穿着孝服，攜着國雄自內門上）國雄！今天是你奶奶的頭七，爸爸的二七。趕快拜奶奶和爸爸罷！

國雄（在其奶奶靈前磕三個頭）奶奶啊！你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奶奶啊……（哭甚哀）

婉仙（扶國雄起來）不要只顧哭奶奶！還要拜爸爸呢。

國雄（又在其父靈前磕三個頭）爸爸啊！爸爸啊！你爲什麼不回來啊？爸爸啊……（哭聲較前尤哀）

得勝（扶國雄起來）少爺不要哭了！我和你出去玩罷！（扶國雄出）國雄出去後猶聞他的哭聲）

婉仙（對其姑及夫前各一鞠躬之後立）在老太的靈前哭！婆婆啊！我的親婆婆啊！唉！想不到你一病三天就去世了！留下我們母子兩人多麼傷心啊！婆婆啊！你想必在天堂上和亞夫相會！

了！你們母子相會，我真想不出你們快樂到怎麼樣？可憐我和國雄母子二人，仍舊偷生在這悲慘的地獄裏！婆婆啊！我親愛的婆婆啊！你帶我去罷！我實在不願意再留戀這污濁的世界了！婆婆啊！你帶我去罷……

秀英 太太不要過於傷心了！

婉仙（又立在其夫的靈前哭）亞夫哥！我親愛的亞夫哥！你帶我去罷！無論有什麼危險，我也願意跟隨着你！亞夫哥！可憐你戰死沙場，犧牲性命，究竟有什麼好處？只換得一個家破人亡罷了！那些叫你去替他爭權奪利的人，會來可憐你嗎？會來替你流一點眼淚嗎？可憐你的哭你的，只有你家裏的人罷了！唉！這樣自私自利的社會，這樣慘酷無情的世界，還可以留戀嗎？亞夫哥！你帶我去啊！你帶我去啊！我真是一天也不能再住在這悲慘的世界上了……

秀英（勸她）太太！你三天沒有食飯了，不能再哭了！你還要照顧少爺呢！

婉仙（止淚）秀英！你去請舅老爺過來罷！

秀英 是啦（下）

婉仙 (秀英去後，即拿身上的自來墨水筆寫了一封遺書，放在亞夫的靈前。其後入房內取出手槍一枝) 婆婆啊！亞夫哥啊！你們來帶我去罷！(以槍指胸) 國雄啊！你媽媽不能再照顧你了！我的兒啊！你媽媽那忍心離開你不過……(自殺死)

(傑人與秀英自外入)

秀英 太太舅老爺來了！(見狀大驚) 噯！噯！不好了！太太……

傑人 (急忙過去，撫之已氣絕) 唉！姐姐啊！你何苦這樣呢？秀英！國雄呢？

秀英 跟得勝在外面玩耍呢。

傑人 得勝是誰？

秀英 是老爺的衛兵。

傑人 秀英！你去找國雄回來罷。

秀英 是啦！(下)

傑人 (在靈前得其姊的遺書。急拆開來看。愈看愈傷心) 唉！今天的事情是真的呢？還是做夢呢？

(捧信嗚咽)

(秀英得勝國雄三人入)

國雄 舅舅！你什麼時候來的？(傑人仍看着遺書不覺) 噯！媽媽爲什麼睡在地下？噯！不好了！

媽媽死了！(撫屍大哭)

(衆人皆下淚)

傑人 (扶國雄起來) 好外甥！不要哭了！跟着你的舅父去罷！現在櫻桃熟了！

秀英 舅老爺！你手裏拿着的是什麼東西？

傑人 是我姐姐的遺書。

秀英 書上怎樣講呢？

傑人 我念給你們聽罷！(念信)

『我傷心極了！我悲痛極了！這個污濁的世界，我再不願意留戀了！弟弟啊！望你念手足之情，收

留國雄，代我教養他，我在九泉之下，也是微笑感激你的！

婉仙』

得勝。今天這種情形，我真是夢想不到的！戰爭害死了老爺一家，軍人的結果，原來就是這樣！

傑人：這次南北戰爭，何止只害死你老爹一家，實在不知害死了幾千萬家！上至長官，下至兵士，誰無父母？誰無妻子？凡戰死的，誰家不是這樣？

得勝：（把軍衣脫下，丟在地上）唉！唉！軍人的末路就是這樣！戰爭的結果就是這樣！蔡先生啊！我要把軍衣脫了！我要把軍帽丟了！我要把槍礮打碎了！

傑人：唉！這就是戰爭的結果!!!

（幕急閉）

全劇完（十二，四，十六，改定於南京雞鳴寺。）